觀察

第一卷　第十九期

專論

論張君勱　儲安平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夏炎德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李澈廬

特稿連載

派與匯（五・完）　潘光旦

生活與文化

工作與娛樂　戴文賽

觀察通信

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派活動秘錄（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五・完）　Donald Morrow著　梁實秋譯

尾頁

我看台灣・負生偶記・

房屋、麥粉、報館・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　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　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　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　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　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　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　乾　顧翊羣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冊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第十九期
三十六年一月四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夏炎德：復旦大學教授
李澈廬：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梁實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張君勱

儲安平

國大召開，民主社會黨提名參加；該黨領袖張君勱以此大受物議。一部份報紙在其電訊、評論、漫畫之間，對于張氏備施諷嘲，似非將此人前途毀滅，不足快意。每日讀報，感觸萬端，謹一論之。

先論民社黨參加國大問題。在民社黨本身，他們對于參加國大與否，可能有兩個立場：一個是「政協立場」，一個是「憲法立場」。就「政協立場」言，這次國大的召開，確與政協程序不合。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參加政協，係以民盟代表的資格爲之。以民盟內部政團關係的複雜微妙，民社黨是否必須遵守民盟的約束行事，本爲一可以討論的問題，但至少在道義上，張君勱既爲民盟盟員，並以民盟代表資格出席政協，似宜忠于守約，盡量避免使其領導的政黨參加與政協程序不合的國大。至言「憲法立場」，嚴格言之，在「政協立場」上既無參加國大之理，亦即無所謂「憲法立場」。但此處却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即政治家的理想與感情的問題。我們查考張氏一生，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立憲運動，幾乎無不有其參加。今春政協審議憲草，張氏獨多貢獻；重慶白象街張氏壽會，到者無不以此爲頌。張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國有一部好憲法；張氏參加議憲，有所貢獻，在張氏，可謂學有所用，在國家，可謂實受其惠。這次國大召開，擁護政協者，均表反對，但事實上，國大勢在必開，憲法勢在必制；就說現在，國大業已閉幕，憲法亦已通過，不論將來和談是否重開，政府能否「聯合」，我們懷疑這次國大通過的憲法能被推翻（依法修憲爲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進的羅隆基，在答復記者詢問和談前途時，也不得不說：「最傷腦筋的國大及憲草問題，將暫予擱置，放在最後再談。」（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匯報）可見政治這樣東西，一方面是原則，一方面是事實，國大既然勢在必開，憲法既然勢在必制，而張氏又復一生獻身立憲大業，則他自必較他人更關心于這部憲法的內容，更期望一部較爲理想的憲法能夠製成，所以他仍參加國大召開前夜在南京舉行的幾次審議憲草的會議，並與國民黨總裁交換函件：假定國民黨總裁能保證這部憲法在國大通過，他聲明他將同意他所領導的民社黨參加國大。張氏主要的目的：和談須待從長努力，先將憲法通過了再說。由于這一種「理想與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了與民盟不同的道路。我們對于民社黨的參加國大是不贊成的，但是對于張氏的用心和動機是瞭解的。

次論政治權術問題。我們提出三點來討論。（1）現在大家都在爭取民主，爭取民主的總目的是要把國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現階段上，爭取民主，就是希望國民黨開放政權，使國內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機會過問國事，爲國服役。就與國民黨的關係言之，在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裏，並非要打倒國民黨，排擠國民黨，或消滅國民黨，而是希望能聯合國民黨共同從事建國大業。但國民黨是二十年來的執政黨，在人情上，掌握着權力的人總是不肯輕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國民黨以外的人，需要聯合起來，造成一個足以與國民黨相抗的力量，俾在此種相抗的力量下

，使國民黨不得不放棄其既有的一部分權力。因之，在這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裏，國民黨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亂步驟，自相分化。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主要地就是犯了這個毛病。我們看到國大召開前夜，國民黨對于民社青年兩黨之全力羅致，情急可知。在此關口，民社黨參加國大，不啻捧國民黨的場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戰略上，實欠明智。（2）張氏希望通過一部近於理想的憲法。但是我們很懷疑，今日國大通過的這部憲草，是不是因爲有了民社黨的參加而始得通過的？據我們看來，國民黨之不能通過「五五憲草」，必須通過如此次國大通過的這部憲草，實出於一種「時代壓力」。這種「時代壓力」，一部分發於國內，一部分來自國外。國民黨的領導層，環顧大局，不能不順應潮流。國民黨之不能採用「五五憲草」，決非爲了張君勱一人，也非爲了民社黨一黨，它之非通過一部較爲民主的憲法，實勢有所必然。當張氏既與國民黨總裁交換函件，雙方提出保證後，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諾言（民社黨參加國大），然而此舉是否必要，仍可辯論。就政治權術言之，我們認爲此舉實屬缺乏經驗。（3）張氏既同意其領導的政黨參加國大，而其本人又不參加，此種處置，中外不多。張氏原意：他本人不參加國大，保持一種「超然身份」，俾于來日和談，能有所努力。但實際反應，與張氏想像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紛至沓來，竟使張氏在和談運動中的根本地位，發生動搖，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政治鬥爭，愈來愈尖銳，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來越狹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極度審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

三論各方面對張氏的批評觀感問題。（1）實行民主政治不能沒有良好健全的輿論，我們既要求有一個有風度的政治，我們就得先希望有一個有風度的輿論。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看法，我們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對他人，批評他人，但我們仍然尊重他人。我們可以反對國大，但不必看見有人不參加國大便私心竊喜，搖他一下，有人參加了國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論政的人與從政的人都須度量寬大，心平氣和。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張君勱當然負很大的責任，但我們也不能以全部責任歸之于張氏一人。張氏可以左右他所領導的政黨，但他不能絕對命令他的黨員，因爲民社黨不是一個領袖獨裁制的政黨。同時就張氏個人而言，我們還須蓋棺其過去，默察其動機，論政的人，絕不能幸災樂禍，濫施誅伐，對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們應當鼓勵他、勸勉他、安慰他。這是我一個月來每天讀報的感想。（2）這次民社黨單獨參加國大，在感情上自足引起舊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憤懣。對於最近民盟開請民社黨退盟一節，我們認爲其事亦甚合理。合則合，不合則分，毋須勉強。不過我們願作一言者，即解決今日中國的政治問題，祇有兩條路線，一是協商路線，一是革命路線。就國家情形說，祇能走前一條路線；就是共產黨也未主張要走後一條路線。既然要協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團結合作起來。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張君勱個人的學問、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國，還是屬于第一流的。我們對于張君勱之是否繼續爲民盟盟員一節，不欲置議，但我們希望在來日的和談運動中，大家捐棄成見，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事功。民社黨單獨參加國大，不管分化自己陣線，他們做錯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計。張君勱一生從事民主運動，盡心盡智，不計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頓，竟然被擯于民主運動門外，我們不免要感到這個社會的太殘酷了。

最後我們願對張氏進獻一言：報載先生一月以來，閉門家中（十二月二廿七日大公報），一月來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個有抱負有信心的政治家，對于一時的得失毀譽，當不介意。先生今日須堅守者有一事，即絕對不參加傳說中的政府改組。民社黨參加國大後，各方對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對於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貴相知心；若先生自問一切爲公，則先生之苦心終必大白于天下。權術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論中美經濟關係之前途

夏炎德

中美兩國的關係現在正是極密切的時候。這種關係如何保持，如何利用，方纔得當於，彼此有利，而不至引起不良的後果，這是有心人應該檢討的問題。外交、政治與軍事的問題太微妙，姑且不談，單就經濟方面來討論。

美國人在中國一向注重商務的利益，沒有政治的野心。當其他列强嚷着向我要求特權與勢力範圍時，美國祗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願望，這種願望是否應有問題是一個問題，但美國在列强中是對我侵略性最少的一國，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儘管在對日痛惡對英懷疑的時候，對於美國仍懷有好感。

這次戰爭，兩國有着共同作戰的機會，我們更進一步看出美國對我的友誼。美國在軍事上經濟上都曾給我極大的援助。尤其難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提攜，羅斯福總統把中國牽爲四强之一，苦心孤詣想扶持一個獨立强大的中國，以爲遠東和平以至世界安寧的有力支柱。我們對於這種偉大的德意，不僅感激，而且衷心悅服！

勝利以後，美國更以大量的救濟物資運華，從吃的穿的一直到用的，可說包羅萬象。同時還以大量的剩餘物資讓給我們，取價非常低廉，簡直帶幾分奉送的性質。（此項物資耗費美國八億至九億美元，而中國僅以一億七千五百萬元的代價取得。）這一大批物資不僅對善後救濟有極大的供獻，而且於我財政與國際收支的平衡也有極大的價值。平心來說，像美國這樣對我有善意而又有實力的友邦確是非常難得的。

從這種兩國友好的基礎上，中美經濟合作應有遠大的前途，兩國間的貿易將來必大大地增進。中國雖然至今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不能和生產最發達和最富裕的美國相比，但我們擁有多量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一旦開發起來，也可供應美國以及世界大量的需要。以中國人口之衆生活水準之亟待提高，一有購買力後，無疑的將是美貨的大顧客。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市場，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看到。

以過去的情形說，中國對美的貿易額固大，而美國對華貿易額則甚有限。據一九三八年的統計，美國輸入中國貨的價值僅合其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二·四，列第十二位；美國貨輸至中國的價值僅合其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一·一，列第十九位；若將輸出入合併計算，美華貿易額非但遠不及美加、美日與美英之數額，且還比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額小。反之，中國對美貿易的地位則極爲重要。依一九三六年的統計，中國輸入美國貨的價值佔我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一九·六，高出日本與英國的數額，居第一位；中國貨輸至美國的價值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六·四，亦居第一位，若以輸出入合併計算，則中美貿易額僅略遜於英帝國（包括聯合王國、印度、加拿大、香港、澳洲等全部）對華貿易的總額。（參見 Report on Economic and Commercil Conlitionein China, April1935-March1937, by Sir Lou's Beale, 1937）。這裏面可見美國在中國貿易中地位的重要，而中國在美國貿易中的地位不過平平而已。

這次戰後的情勢視前顯有不同。由於中美兩國友好的增進，由於美國在遠東支配權的擴大，由於美國對華貿易的重視，美國頗有獨佔中國市場的趨勢，日貨絕跡，英貨也失勢，僅美貨雄踞中國市場，滿街的美貨滿包的美鈔連國貨也只得退避三舍。接海關貿易報告：本年前九個月中直接由美輸入商品總值爲國幣五五八〇億元，佔全期進口總值百分之五六；另由香港轉來的也頗不少，九個月間共四七一億元，佔進口總值百分之四·八；兩者相加共爲國幣六〇六一億元，共佔總值百分之六一·二，還有走私的部分在關冊中無法稽考，故實際尙不止此數而同時期內中國對美輸出價值不過一〇一一億元，約合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四四·二。但因輸出入的價值相差懸殊（輸出僅及輸入的六分之一），入超達五〇六一億元之鉅。

這樣龐大的入超數字，在中國國際收支上是一個極大的差額，須消耗

很多外匯基金是不待說的；而其影響所至，在本國市場上美貨代替國貨，將使國內僅有的一點民族工業全部沒落。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原甚薄弱，自經長期戰爭的毀壞，官僚資本的擠壓，現在再來一陣美貨的掃蕩，勢將如秋風之掃落葉無復生理可言。勝利後大後方廠礦減產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復區開工僅百分之三十五的事實，已給清楚地證明了。

民族工業的破產原因當然不祗一端：資金的缺乏、高利貸、過高的工資、重稅與不當的管制，以至產業本身管理的不善，這等等各須負一部分責任，但美貨傾銷確是其中一大原因。美貨以壓倒的優勢在市場上出現，國貨無法與之競爭，要不是國家設法加以保護，毫無疑義的將受天然淘汰。

其實受到美貨打擊的還不祗工業，農業也未嘗不受影響。大批的美棉美麥進口，又豈是中國農村所能受得住的？現在紡織業所用的原棉大多屬於美產。至於菸草、奶粉、糖果、罐頭等等，都足奪去土產食品的銷場。

美國是工業農業並皆發達的國家，美貨傾銷將使中國工業與農業備受影響。這樣下去，中國國民經濟的前途將非常黯淡。

因此國內輿論對美貨傾銷莫不異日同聲地加以指責。不過我認為美貨傾銷一事，美國資本家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中國的進口商也要分一小半責任，因為要沒有進口商爭先向美國定貨，美貨或尚不至如此長驅直入；至於他們串通作走私等敗德的勾當，更是不可恕的罪惡！還有政府過去縱容無限制的進口自然也責有攸歸；況且外匯率定得太低，法幣對內與對外購買力間存有很大的差額，使美貨在售價上處於有利地位，實在是誘致其傾銷的厲階。至於消費者一因購買力薄弱，二因美貨價廉物美，大多趨之若鶩，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至其在國民經濟上將發生怎樣一深長的後果，顯然是不暇計及的。

一個國家進口多原不一定是壞事。特別是經長期戰爭後生產停頓的中國，生活資料與生產工具感覺不足，而向美國這樣的友邦購備一點來補充一下，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待本國生產恢復後這種現象可能會自動停止。可惜我們檢查進口貨品類，什九是純消費品。於將來的生產無補，性質上並不健全，所謂建設物資寥寥無幾，我們向美國定機器生財時，往往須一二年後纔能取貨。而且本國市場一給侵佔，以後要恢復是很困難的。

我們受到了許多現實的苦痛，愈感到本國幼稚的工業與農業有保護的必要。如果一任它們受狂風暴雨摧殘，它們的幼芽將永遠成長不起來；而我國也將永遠停滯於落後的境地，無法趕上人家。保護政策為的是自衛，非排外可比。

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在討論中美經濟關係一文的結論中有云：

『中國目前並不需要用排除外商的方法來保護她自己的出產，她應該把握住機會來組織開發，利用救濟物資，國外借款及技術來確立中國工業，使中國人民也談得上物資過剩與出超，也能有較高的生活水準，而享受舒適的生活。』

這番話只有一半的真理。中國當然應當自己努力從事建設，不能專怪人家；但如果不保護自己，而要以自己剛在發軔的產業與人家年深月久實力雄厚的產業競爭，達到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目的，這是可能做到的嗎？

我們試翻開歷史，當知美國是保護主義的祖國，從開國起一貫地實行保護政策，而且這種政策被當作「美國制度」而實行着，美國進口稅率之高是世界聞名的，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依然沒有改變。現在因為美國生產已佔絕對的優勢，好像產業革命初期的英國一樣，所以美國掉過頭來唱自由貿易，在其策動召開的國際貿易就業會議中，想以她的力量為主幹而推行舊世界的自由貿易。最近與我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即本是項原則，這完全是本着美國目前的要求而訂立的，中國純處於被動的地位；然而我們必須知道，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遵循一定的歷史階段，而不能逾越，中國目前正需學學美國當初保護本國產業的辦法，而現在卻輕易跟人家談自由，試問中國有什麼資格夠得上和人家談自由，還未免太大胆太不自量了。這種做法，非愚即妄，無論如何是失着的。

當然我們也了解，美國的高唱自由貿易，以大量商品輸華，有她自己的苦衷。美國在戰爭中生產力大大地增加，在戰時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依照租借法案來供應同盟國家，去路原無問題；戰後改事平時生產，對於這批大量的生產品必須找到一個銷路，纔能使生產繼續而維持全部就業。所以美貨在中國市場傾銷，原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但他們有沒有顧慮到：中國銷納還大批美貨以後將引起工商業普遍倒閉工人大批失業，並且中國在經濟破產後是否尚可有購買美貨的能力？美國的繁榮不能建築

在中國的破落上，中國之不幸又豈是美國之幸！

美國這樣做也許不是故意的，但其不良的後果仍是一樣的。猶憶一九三四年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高價收買國內外生銀，這樣抬高銀價滿以為可增進用銀的中國的購買力，而結果却不料使銀本位的中國通貨緊縮，而捲入恐慌的旋渦。美國現在供應我大批廉價的物品，以為可補充我們今日的需要，而事實上在短短的時期中已使中國工商業陷於這樣悲慘的境地。數千億元的美貨祗佔美國生產額中的一小部分，而到中國來却足以造成長期的蕭條而有餘。美國的生產力太龐大了，而中國市場却恁般地可憐，所以美國對華的任何舉動都須以愼重出之。

老實說，中國市場對於美國的價值不在目前，而在將來，講目前實在是卑微不足道的。美國工商界應當從遠處想，竭澤而漁殺鷄取卵的辦法損人而不利已，是與國際貿易的遠大利益相違背的。

就目前的中國講，美國與其輸入消費物品，毋寧輸入生產器材，與其輸入商品，毋寧輸入資本。美國的鉅額剩餘資本為本國生產部門所不能完全吸收，而中國為維持固有產業與大舉開發資源方愁缺乏資本，要能以美國的資本助中國勞動之勢，來開發廣大的資源，則美國資本可得優厚報酬，而中國產業也得發達起來，這不是兩利之道嗎？

戰前美國在華投資的數額並不大，非但不能與英國相比，且還遠不及日本。（據 C. F. Remer 估計，在一九三一年時外人在華產業投資與政府借款，英佔百分之四九，日佔百分之二四，美國僅佔百分之八。參見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1933）。現在日本已沒有投資的資格，英國過去投資已損失大半，一時無力補充，環顧列强中只有美國有力量來填補。不過我們希望美國資本來幫助我作建設性的開發，不希望其成為剝削的工具；利用中國的勞工提取中國的富源而行銷於中國的市場，來取得大份的利益，那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侵略方式，足以侵佔中國的主權，並不符合兩國平等互助的原則。中國本身方面對於美國投資的安全自然也要充分予以保障，最重要的應該早日停止內爭，開始和平建設，唯有這樣，纔能增加友邦前來投資的吸引力。

在美國政治家中，我很佩服華萊士氏，有眼光，顧大體，能見到遠處，他在新著「今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新任務」中，坦白地說出：

「我們不能僅為本身求繁榮。如果沒有人能買，我們的東西自然也賣不出去。如果其他的人民生活水準很低，我們自然也無法維持高度的生活水準。」

「自由亞洲將需要各工業國家在金錢、物資和技術各方面予以協助，不過這種協助不應成為新帝國主義。大工業國家需要亞洲的市場，不過他們無須把經濟市場變為政治帝國。」

這些話，可以作為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的指針。

我認為橫在美國前面的對華經濟政策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加緊美貨對華傾銷，以獨佔中國市場，以中國產業為代價而保持本國的繁榮，以中國勞工的失業換取本國的充分就業；這個目的如果單獨在經濟方面達不到時，設法施展政治的壓力。

第二條路是移轉一部分剩餘資本與高明的技術來助我完成工業建設，以期從根本上提高中國的生產力與購買力，擴大中國市場的範圍，增進兩國間貿易與友好的關係。

前一條是帝國主義的道路，非陷中美經濟關係於窮途不止。後一條是國際主義的道路，是促成兩國共存共榮的坦道。美國目前事實上已在走前一條路，不過時間剛在開始，要矯正還是來得及的。

從中國方面來說，我們如果一味依賴美國，接受美國方面錯誤的領導，無條件將市場開放，則中國經濟遲早將成美國的附庸。反之我們若想走獨立自主的道路，與美國作正當的提攜，來建設完整的國民經濟，那末在各種經濟措施上必須立即作有效的改變！

徵求直接定戶

逢星期六出版，從不脫期
直接定戶，一律提前寄刊
八折優待，遠較零購合算
如感滿意，即請從速訂閱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李澈盧

一

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就歷代盛衰興亡之跡，抽出兩個最重要的觀念，一是「服從社會」，一是「意志社會」；並以這兩個觀念，貫澈全書，判斷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盛衰興亡的根由。威氏認爲一個國家或民族，若是一個「服從社會」，人民必流於屈蟄、懦怯及保守的性格，社會處處表現鬆懈無力，而國家民族必至衰亡；反之，若是一個「意志社會」，人民則富有奮發、勇敢及進取的精神，社會處處表現卓然自立，而國家民族必趨興盛。威氏這種論斷，是一種卓識，一種眞理，也是後人一種警惕！

二

社會永遠在變動之中，但變化不一定就是進步，有時也向着退步的方向走去。其所以進步或退步的原因，固然複雜，但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人民是否獲得自由。如在一個社會環境中，所有的條件都予個人以自由發展的機會，這個社會一定是進步的。如在一個社會環境中，所有的條件都是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桎梏，這個社會一定是退步的。因爲人類是最富有發展性的動物，儲備着一種爲其他動物所沒有的潛能。但這種潛能唯有在自由環境的培植灌溉中，才能盡量發揮。如人類堅定的信仰、創造的智慧、以及批判的能力等等，無不以自由這件工具來開發。所以鄒文海先生說：「自由是發展人類潛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義之下的人類，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斷的利器，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乃能不受專橫的毒害。自由是權利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總之，自由能使人類有更美滿的生活。」（見本刊十三期鄒文）自由對於社會對於人類，雖然有這樣無窮的益處，但對於封建領主、專制君主或獨裁者是感到不便不利的。所以自由的徵候，一被彼等察覺，則予以抑制與打擊。不過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而要求自由的傾向，總是孕育着存在着，雖因統制階級的打擊，而一時潛伏在「服從社會」之中，但一遇機會即表露其形態。自由的行程，如此起伏，不能暢適的繼續的發展，正是社會進步所以緩慢的原因。凡限制自由者，就是以阻礙社會進步。

不過自由的進程雖有起伏，但每經一次起伏，在量的方面，即擴大一次，換言之，即獲得自由的人數，一次比一次的加多。如在現代的社會，獲得自由之人，總比封建社會爲多；封建社會獲得自由之人，又比奴隸社會爲多，即是明證。我們人類最終的目標，是全民自由，或全體自由。現在歐美的社會，雖將傳統的政治的束縛都已打破，而形成一「意志社會」（自由社會），但距離全民自由，尚有若干距離，因現代社會中又發生了經濟的束縛。歐美人民正向着全民自由這個目標前進，而與經濟束縛作堅苦的鬥爭。

三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歷史所給予人們的啓示，「意志社會」是興盛的大道，而「服從社會」是衰落的根由。但人們總是執迷不信。凡是握得統制權力的人，無不想盡種種方法，來加強統制。在消極方面，則實行防範羈絆及恐怖政策，在積極方面，則建樹制度、思想及服從道德。這一切，無非是爲使他人服從自已，而造成一個「服從社會」。在握得統制權的人，總覺得如此作爲，才能保持其權力。他們對於歷史的邏輯，完全持相反的見解。

其實我們若加以分析，這事並不爲奇。自從社會分化爲階級以後，而有所謂治人者與被治者，再明顯一點說，有所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被治

與被剝削，當非人情所樂於接受，則不免發生反抗。反抗最刺痛治人者剝削者的心尖，自然就要用其權力，制造出一套東西，來使人服從。在他們（統制者）想來，最好能使社會中人，像一個加了羈絆的牛馬，或一個馴羊，而任御者牧者隨意來指揮，是爲「順民」。所以中國的官吏，向以「牧民」自任。甚至連大聖如孔仲尼者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由之不使知之，仍不外是御者牧者思想的流露。自然，孔仲尼全部的政治思想，不是以這種思想爲中心的，但這種思想一到了統制階級手裏，就變爲維持權力的法寶了。周厲王以監謗來限制言論自由，秦始皇以焚書坑儒來實行愚民政策，漢武帝以尊儒來統一思想。自此以後，儒學定爲一尊，局限人民的思想，所以中國人的思想，總在心性方面兜圈子，永沒有達到物質世界的境地。迨至明淸之時，又以「八股」取士，「八股」爲文，只是調弄文字，不計內容。因此，更窒息了人的思想。中國自秦漢以至明淸，二千餘年的歷史，就在心性之學這個舞台上翻筋斗過去了。所以對於社會的發展，沒有找出一條出路來。追究其由，不能不說是歷代統制階級欲造成「服從社會」之所致。

四

歐洲社會並不是沒經過那樣的統制階段，也許歐洲的統制階級想造成「服從社會」，有甚於中國。茲以歐洲的封建時代爲例。在封建時代，下層的領主接受君主的封土的時候，則跪在君主面前發誓：「我屬於所授與的封土，所以是你的人，縱使犧牲生命，也願盡忠爲你保持地上的榮譽。」這誓詞極明顯的表現出來，以絕對服從爲天職。離開服從，就不能取得因封土而所生的一切權利。所以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無以服從、忠實、義務、名譽、爲支配觀念。把這種觀念，遞推而至於各階層以及最下層的農奴，而形成所謂「服從社會」。歐洲社會除此之外，又有另外的一種統制力量，就是教會。這時的教會把原來反抗強權的精神，早已泯滅盡淨，而與封建階級合流，作了統制階級的代言人。社會人士一切思想不能違反教條。如捷克人約翰胡司（John Huss）倡自由思想之說，而教會迫令其懺悔。胡司答以欲其懺悔，須使其先知錯誤何在，教會則以爲「苟有在上者的命令，懺悔即爲義務。」胡司不從，竟至焚死。加利略（G. Galilio）主張地球繞日而行，竟遭教會的會審，在紅衣教士淫威之下，這個六十九歲的老者，不得不宣告取消其主張。像這樣的統制，可說已達頂點。所以歷史學者稱那時歐洲爲黑暗時期。

物質有一種反撥性能，而人類亦有同樣的性能：壓迫愈重，反抗愈強；束縛愈甚，解放的要求愈切。歐洲終在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的旗幟下，把封建的宗教的束縛摧毀了。人類以自覺的精神，發見自己，以獨立自由的自我爲依歸。這就是衆所周知的人文主義，也就是自由主義。各個人在此自由意志之下，從事研究，從事創造，實開近代各種科學研究之門。但封建的傳統的束縛雖已突破，而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又隨之產生，著名的專制魔王又欲以王權神授之說，來造成「服從社會」，以便統制。於是人民又感到舊日的傳統束縛雖已打破，而政治的束縛依然存在，若不在政治方面，換一套新的方式，自由仍然沒有保障。所以民主革命，各國皆相繼爆發。一六四八年在英國有淸教徒的革命，並處查理第一以極刑。一七七六年美國宣言獨立，終至脫離英國而獨立。一七八九年法國有大革命的爆發，亦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這些革命戰爭，歸根到底，無非爲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而改變政治制度，使之走上民主。緣以民主政治，無世襲的、固定的統制階級，執行政令的人，隨選舉而變易。且國家的最高權力操之於由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國會，無人敢明目張胆的濫用其權力，來統制社會。這一套政治制度，是人民從自覺的經驗，用犧牲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唯有建立起這套政治制度，人民的自由才能獲得確實的保障，而「意志社會」才能建立。現在歐美各國的富强，不論其背景如何不同，但「意志社會」是一個先決條件；更不論歐美的民主政治演進到目前，是否產生另一種統制階級，束縛自由，但人民在許多方面所獲得的自由，較之中世紀封建時代，不啻天壤之別。這是人類的進步，也是社會的進步。

五

中國思想的解放，開始於歐美文化的輸入，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思想，仍支配中國思想界幾十年。自五四運動起，中國思想界才開了自由之花。對於舊思想有了批判，新思想又有灌植。但中國舊日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常起一種復燃作用，今竟有人拿此復燃思想作爲盾牌，因而在

政治方面，雖具民主國家的形式，而實際上仍未脫封建專制的遺毒。若比之歐美各國，我們不但未曾擺脫政治的束縛，即傳統的束縛亦未完成解除。換言之，現在的中國，不但未達到歐美已有的自由之第二階段，即第一階段的自由，亦尚未完全達到。

自民國成立以後，結束了數千年的專制政體。自由思想本可順利的向前發展。但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不幸而掀起國共黨爭。既然是爭，當然以消滅對方爲目的。政府爲消滅共產黨及其思想，於是採用中外的統制方法及恐怖政策。最初還只是爲防範共產黨的活動，但日久變質，凡進步的思想，批評的言論，都加以「思想不正確」的頭銜。這個可怕的頭銜，到處亂飛，飛在誰頭上，誰就只好認命。這個恐怖景相，逼迫人到了什麼地步呢？最好借用韓愈兩句話來描述：「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這眞是中國言論思想的浩刧！其結果是使人精神萎靡，人心麻木，正如莊子所說：「哀莫大於心死」。人心若繼續死下去，我們不能不爲國家民族前途揮一把熱淚！

我們現在迫切的第一步要求，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若不給言論自由；而高談民主政治，是欺人也是自欺。我們言論之所以不得自由，不能完全歸罪於統制階層，而社會人士多以「明哲保身」自律，不知努力去爭，也不能說毫無責任。我們縱觀歷史，言論自由沒有白白的送上門來的，必須不斷的努力去奮鬥，才能獲得。最近司徒雷登先生曾爲此事對大公報記者說：

「蔣主席及政府各領袖都贊成言論自由，不過受了過去習慣的影響，一時不容易完全變過來。各國言論自由，都是經過犧牲奮鬥的。要爭取言論自由，還得像抵抗外力侵略一樣的努力。」（見十一月十八日重慶大公報）

司徒先生這幾句話，確是向中國人進的忠告。我國各地應該樹起爭取言論自由的旗幟，一致努力爭取，社會地位較高之人，更當加重責任，領導爭取。我們憑藉言論自由，來建立一個「意志社會」。

三五、一二、一二。

派與匯（五·完）

潘光旦

八　社會理想分派的利弊

上文說社會思想分派的利弊參半，我們看了我執的一番討論以後，可知這還是客氣說法，因爲所謂利，多少是假定的，即假定學派之間眞能分工合作，而我執之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風氣，門戶之際的喧囂攘奪，却是實在的。假定的利當然抵銷不過實在的弊，所以事實上還是弊多於利。不過比起社會理想的弊多於利來，這還是小巫之見大巫。老子的話，和我們添上的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評語，對社會理想分派的結果實際上是尤其適用，也應該是尤其適用，爲的是如下的若干原因。社會理想的目的既在改革社會，而且往往求之甚亟，則從事人勢必不免心切於求而目眩於視，推重力行而忽略認識，而所謂力行也者，或因從事者實力有所未逮，或因環境確有重大窒礙，同時正因爲理想本身原就偏頗，去通達的程度甚遠，以至於推行的結果無非是一陣動亂，一陣騷擾，得不到絲毫眞實的進展，於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是以言詞作爲行動，以宣傳算做工作，以多言擴充力行了。宣傳這樣東西，如果用得太多，似乎只有一個效果，就是，一面各是其是，一面又勉强別人，於不斷的接受提示與暗示之後，亦從而是其是，其爲一種我執，足以壟斷或淆亂視聽，足以爲精神與思想生活上的一種金箍呪，是不言而喻的。理想分派之弊尤在思想分派之上，此其一。

一種理想的服膺與推行，其心理上的先決條件是堅强的意志與熱烈的情緒，理智的質疑分析自居次要的地位。這種心理上的準備，事實上和接受一種宗教的心理上的準備是完全一致的。近代有若干派別的社會理想反

對宗教，反對神道的信仰，從社會學的立場看，這種反對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爲關鍵所在，決不在一套理想有沒有神道做牌號，而在理想所喚起的一番心理的底蘊。這底蘊才是眞正重要的，因爲它的活動好歹總要影響到社會生活；好比煎中國草藥，藥終究是主體，至於水，儘管醫師故弄玄虛，非井水、河水、或天落水不可，究屬不關宏恉。『換湯不換藥』一句話就是這樣來的，而前代的宗教與近代社會理想之間，就其心理底蘊而言，也確乎有此種『湯換渣留』的現象；近代意大利社會思想家柏瑞篤把這一類的底蘊就叫做『渣』（residues），可見是不爲無因的了；他用到這渣字，倒也並不含有甚麼惡意，不過暗示着，水可以倒掉，渣則不容易倒掉，而事實則此種心理上的基層的功能是根本取消不了的。這一番話也就順便替近代西方宗教的一蹶而不能復振，找到了一部分的解釋。信仰的傾向原是人類行爲的底蘊存在的一部分，在經的，是經常常有表見爲行爲的企求的，內在的一方面既有此企求，而外緣的一方面又有種種足以滿足此企求的社會理想，裏應外合，於是社會理想愈發展，各式改革社會的主義愈揚溢，宗教的信仰便愈趨落寞。理想的興起可能是宗教衰微的果，而也可能是因，實際上怕是互爲因果的，無論如何，信仰的心理始終有它的着落，有它的寄託，總是一大事實。我們這一番話，一般的人是不承認的，他們認爲理想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根本是兩回事，前者是科學的，不迷信的，而後者則否，所以也有人認爲，即使是一件事，也足徵文明是進步了！對於這樣的人，我們的話是很難說明白的，不過我們應該指給他看，在理想家的心目中，一套理想的神聖不可侵犯，有百是而無一非，只應擁護，不許批評，往往要遠在鄉下老心目中的菩薩之上，爲的是理想家的我執要比鄉下老的爲堅强，鄉下老信菩薩，目的只在一人一家的平安，他的卻在改造社會，他是一個有使命的人。我們的話也許要扯得太遠了。要緊的是，我們要指出來，社會思想的學派和社會理想的學派，在精神上是很不相同的，而其區別怕不止是程度的，而是品類的；一到理想的領域裏，我們所接觸的事實上不是若干學派，而是若干宗門；宗門之間的入主出奴，是丹非素，以自己爲正統眞傳，視別人爲旁門外道，其所發動的肝火，其所引起的爭執，勢必比學派之間的要添上若干倍數。理想分派之弊要在思想分派之上，此其二。

理想往往有和政治取得聯繫的趨勢，中國如此，西洋也如此，前代如此，當代也未嘗不如此。西洋史裏對此種聯繫的狀態有過『政教合一』的說法，其實這是不確的，聯繫並不等於合一。合一是打成一片，而政教的打成一片是近代一個顯明的史實，嚴格的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才發生的，並且目前還正在方興未艾的過程中。這指的是成套的改良主義或革命主義和實際政治的因緣固結。人們不滿意於現實政治而產生一些政治理想，當然是極古老的事實，根據了一些理想來從事於政治的活動，來促成政治的局部改善，以至於全部的鼎革，也不自當代始，英、美、法的有血無血革命都是先例。不過這些所用的理想祗是屈指可數的幾個原則，和從原則分解而來的幾個更單純的口號，有如自由、平等、博愛、幸福的追求之類，而學者解釋這些原則，可以言人人殊，不求其衷於一是；換言之，它們不構成一個套數，並沒有經過特殊的規定與頒布，不具備教條的形式與精神。祗是一些理想影響了實際政治，或實際政治採用了一些理想，或多少有些理想做指歸：問題是比較簡單的。改革或革命主義和實際政治打成一片以後的情形便與此不同。主義是成套數的，是有些規定的，是有一定的解釋而發生疑義必須重新解釋時又有一定的權威的，是具備了近乎教條的形式與精神，只許信仰而不容懷疑評論的。第一次大戰以來，馬列主義之於蘇聯，第二次大戰前，汎繫主義之於意大利，納粹主義之於德意志，二十年來三民主義之於中國，都有這種情形。主義有好壞的不同，執行主義的人有爲公爲私的區別，所收的實際效用因此也大相逕庭，不可同日而語，是不錯的；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是主義信仰者的問題，是實際政治家的問題，我們從社會學與心理學的立場來分析評議，是有把它們相提並論的權利的。

在這些改造主義與實際政治打成一片的實例裏，我們不妨提出一個來，作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以示一兩個思想學派，或至少的思想姿態出現的派別，如何引伸爲改革的理想，更如何在野心家手裏構成一種主義，作爲政爭的良好工具，而終於和實際政治取得了表裏體用的不可分的關係。這例子是納粹主義。分析起納粹主義的思想因素來，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生物學派，特別是此派中的三個支派，一是社會有機體論，二是戰爭論，三是種族差異論，上文都敘到過。這三個支派，在德國原是發展得最早而最

熱鬧的，而且從俾斯麥的時代開始，愛國的學者與野心的政客多少已經把它們適用到社會、文化、民族、以至於政府生活，作爲改革與擴張的張本，就是以思想之所得，派作理想的用途。這番適用也收了不少的效果，一八七年統一以後的百廢俱興，使德國蔚爲列强之一，不能說和此種理想沒有因果的關係。最顯然的是從戰爭論引伸出來的軍國主義。其次，集體與極權主義的明顯的傾向是從有機論出發的 。 猶太人在歐洲是普遍的受壓迫的，而以在德國爲甚，在德國是一向受壓迫的，而尤以十九世紀末葉以至最近爲甚，這又很清楚的得力於種族武斷主義的『學理』上的啓發。希特勒對於這些的發展，在思想與理論方面，並沒有甚麼貢獻，他的貢獻是一顆誇大而狂妄的野心，一個肆無忌憚不惜毀滅人性的畸形人格，一番狂熱的組織與推動的魄力，把這些原是零星孤立的理想，混合在一起，揉做一團，成一個整套的信仰，又把戰敗後散漫而頹喪的人民心理，在這整套的信仰之上，重新收拾，團結與振奮起來；結果是誰都身受一些而知道的——奴役、戰爭、死亡，開始在德國，而終於拖下了整個的世界。理想分派的殃禍竟可以到這樣一個終極，拿前代的宗教所引起的同類的社會病態來比，更顯然的有大小巫之分。修談與醉心於文明進步的人應該就這一類的大事實，且多多的沉思一番，然後再下結論，就目下的形勢來說，蘇聯的集體主義和英美的箇人主義也許正醞釀着一次更新奇廣大的奴役、戰爭、與死亡來，正未可知。理想分派之弊，特別是經過宗教化與政治化之後，要遠在思想分派之上，這是解釋之三了。

九　治標的祛弊論

文明的人類如果想繼續下去，且不論文明的進一步的發揚光大，目前這局面是需要收拾的，而收拾的方向之一，就是如何可以充分的社會收取思想與理想之利，而儘量的祛除其弊。有兩條途徑是可以走得的。第一條是治標的，我在上文已經說到一些。第二條是治本的；而無論治標治本，關鍵均在一個匯字，治標的路是莫忘舊匯，治本的路是尋求新匯。上文說過，社會思想儘管分派不厭其多，只要一面分，一面不忘合作，一面發展自己，一面尊重別人的立場，顧全別人的努力，採納別人的結論，則無縫的天衣雖不可得，一頂瓜皮小帽似的整體總可以保全。這就等於說，孔德達爾文一類前輩的一番匯的努力，科學綜層論與自然演化論，還是值得我們不斷的參考；事物現象是有本末先後因果的，在社會與文化的境界呈現以後，事物現象又往往互爲本末先後因果，而沒有一件事物始終佔先，始終處本的地位，始終是其它事物的造因或其它事物的初元首創。希特勒喜歡做元首，德國人也許喜歡捧他做元首，在專制極權的政治場合裏容有短期的可能，在學術與思想的場合裏卻爲事理所不許。明乎此，則我執的心理雖無法完全消除，已不難大量末減，而分工合作，便是不問收獲的收獲了。即就思想家的情緒一方面講，這條不忘舊匯的路也正沒有它的補益，派由一匯，等於流出同源，荳豆既屬同根，相煎無庸太急，思想家各能如此宅心，則門戶畛域之見，爭嫡爭長之風，也就可以大殺了。

剛才關於思想派別的話，對於理想的派別也未嘗不適用，不過是更較困難罷了，困難的原因上文已經從詳說過。不過還有一重爲思想派別所沒有的困難，就是有的理想派別不導源於孔達兩氏的綜合學說，而導源於若干始終矛盾的哲學概念。在哲學界未能解除此種矛盾之先，我從一個純粹的社會學的立場，曾經提出過一個看法來，也多少可以作爲治標之用，就是我在別處已經再三提出過的兩綱六目的看法，爲本文的完整設想，不能不再簡略的說一說。人以下的動物裏，大多數的物種有箇體而沒有羣體，或雖有而分工合作之迹不顯；蜂蟻之倫則有分工合作，燦然可觀的羣體，無論而箇體等於抹殺；在這些動物裏，箇體與羣體，倚重在那一方面，全都由於本能，而不邀情理的自覺的認可。到了人類，箇體與羣體同樣的存在，同樣的邀自覺的認可，而幾千年的生活經驗，更證明兩者是同樣的需要，很難賤彼貴此。一個健全的社會，一種革新社會的嘗試，在理論上應當承認箇羣兩體的不分軒輕的存在。這就是兩綱的說法了。箇體，或每一個人的性格，並不單純，它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同於別人的通性，二是異於別人的箇性，三是非男即女的性別。羣體，或社會生活，也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秩序的維持，二是文化的進展，三是族類的綿延。這就是六目了，一綱各三目。任何三目之間，和兩綱之間一樣，也似乎很難分軒輕高下，後先緩急。而箇人的三目和社會的三目又自有其聯絡與互爲因果的關係，秩序基於通性之同，進步基於箇性之異，而綿延則繫於兩性的分工合作，反之，如果秩序有虧缺，文化缺乏進步的需求，或族類對於綿延的欲望

不够強大，則通性、箇人、與性別的發展也就分別的受到限制以至於抹殺。這就是我所提出的看法的全部了。

有此看法，我們對於已往的民族社會或民族文化，何以有的變化雖多而曇花一現，有的壽命延長，而進步極少，有如希臘，有如中國，諸如此類的不同的經驗，便可以求諸於各民族中若干通行的理想或一般的見地，而得到一面更清楚的瞭解。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根據了這看法，而推論當代各個民族社會的前途，例如，美國過分注意箇人的自由，蘇聯過於着重集體的管制，前途可能各有各的喫虧，並且有的已經開始在喫虧。汎繫納粹的國家，只知國家的集體，抹殺箇人的自由，虧是已經喫定了的，表面上好像此種虧是外力教他們吃的，有些强制，有些早熟，但終究是理想的偏頗與不健全所招致的，終究是自作之孽。我們也可以用這看法來估量目前流行的各種學說、主張、和運動。例如理工教育、職業教育、專才教育一類的主張，在兩綱的六目之內，只顧到了箇性與文化進展的兩目，顯然易見的是偏枯，若謂目的祇在矯枉一時，固猶可說，若認爲是一種經常的主張，就錯了。又如百餘年來的婦女運動，就女子箇人人格的發展而言，雖若一面把以往抹殺女子的通性與箇性的錯誤給糾正了，一面卻又把女子的性別擱過一邊，視同烏有，何嘗不是一個很重大的缺陷？近代婚姻之道之所以失，夫婦之道之所以苦，此種運動何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總之，如果一般志在革新的人，無論是聽取別人的主張，或自己有主張提出，如果都能接受這一類的看法，則前者可以知所取捨，或接受而知所保留補綴，而後者可不致過於輕率，過於偏狹，至少在嘗試之前，可以有一番比較圓通的考慮。約言之，這一類的看法同時可以減少妄作主張的人與隨聲附和的人，這對於社會生活應當有一些澄清與寧息的功效。近年以來，一半因情勢的要求，一半也由於見解之所及，一部分人的主張與行爲裏，也已經表示這一類兼籌並顧的看法，例如，就箇人主義的自由經濟與集體主義的計畫經濟（牽涉到上文的兩綱）的一層而論，美國的羅斯福、華萊士、英國的拉斯基、孟漢姆都是這一路的人物，而在中國的政論家中間，這種人也漸露頭角。

十 論新匯的可能

不過求乎其上，僅得其中，我們自動的目的還應該是一件無縫的天衣。我們要求一個新的綜合，新的匯。只有在一個新的匯浸的潤之下，一切理想思想，科學藝術，才有發皆中節的希望，初不僅社會一部分的理論學說爲然。我們在篇首已經提到過，在前途短期內，一個新的匯合雖未必可能，但端倪已經有了一些。我們現在就要尋這端倪說話，如果局勢眞有一些貞下起元，窮極思變的要求，而同時人的自覺的努力還有幾分中用，而不完全受環境歷史支配的話，則由頭緒而線索，由線索而脈絡，由脈絡而綱領，而終於能把綱領提挈起來，我們的追求就不至於完全徒勞了。

所說端倪也並不單純，好比一根線，這其間我認爲至少有五個頭緒，一個是很古老的，兩個是近代的，又兩個是當代的。每一個頭緒也不單純，名爲頭緒，事實上代表着不少的人多方面的經驗，和若干年的經驗的累積，多少當然因遲早而有不同，約言之，每一個頭緒本身就已經有些綜合的意味，而在比較最古老的那一個，當初並且已經發生過一度匯的作用。我們順了時代把它們約略的叙一下。第一個是中西文化傳統中的人文思想。中國在先秦，西洋在希臘，這部分的思想已經有長足的發展。大意了以分做兩層。第一層是，一切從人出發，向人歸宿。第二層是，遇有二事以上發生衝突時，一切折中於人，即由人來斟酌損益，講求應有的分寸，使不致畸輕畸重，因爲過猶不及，都是病源。所謂中庸之道表面上好像指的只是第二層，其實是兩層都賅括的，中西人文思想都有近乎三才的說法，三才天地人，人居天地之間，不以天地爲出發點與歸宿點，而以人，也未嘗不是一個中庸的看法。至於中庸也包括第二層是無煩多說的，不過有一點，就是所謂折中並不等於折半，那中之所在是活動的，所以必須斟酌，所以才有分寸的話。人文思想在中國是始終保全了的，但二千年來，不進則退，大體變成暗晦，而部分被人誤解，也是一個事實，在西洋則可以說全部被人遺忘了，文藝復興時代一番提醒的努力並沒有成功，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又有人鄭重的再行提出。這是頭緒之一，是五個中最基本的。

上文敍述到生物學派的各支派。幾乎是全部導源於演化論的若干概念時，我們就發見一個唯一沒有構成支派的概念，就是調適或位育。我們當時也提出了一個所以沒有的理由，說它在各個概念之中最富有綜合與匯的意味，因爲既求位育與調適，就不能不注意一事一物一人所處的場合情境

，不能不講求部分與全部的關係，於原委之外，更不能推尋歸宿，於事實之外，更不能不研求意義價值。這就牽扯的太多了，牽扯一多，就不容易自立門戶；而歸宿、意義、價值之類又有些玄虛，涉及哲學範圍，所以從事於科學的社會研究的人名義上有些不屑為，實際上亦不能為，於是這一個大好的概念就被束諸高擱，落寞了七八十年，其間雖也未嘗沒有人引作思想的總參考點，例如美國的勃里士篤（Bristol），但不太成功，因而始終沒有構成甚麼學派。不過人棄我取，而人家所以捨棄它的原因恰好就是我們所以選取它的原因。這就是頭緒之二了。這個頭緒與上面頭緒之一有些關聯，我們也應當在此指出。說這頭緒是近代的，乃是因為它的發展之功，屬於近代演化論者為多，其實位育一概念的由來很遠，其在中國，並且一向是人文思想的一部分，所謂『中和位育』者是，唯有經由中和的過程，才能到達位育的歸宿。至於位育一詞何以能與調適一詞互訓，則我以前在別處曾屢作說明，不再辭費。

第三個頭緒發展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前葉，大部分是美國學者的貢獻，就是庇亞士、詹姆士的實驗論和杜威的工具論。這一路哲學裏的兩層基本思想和我們的進求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第一層辨一個眞字，認為凡屬行得通而發生效用的便是眞實，所謂發生效用，當然是對人發生了。第二層更進一步的認為一切環境事物，文教意識，全是工具，誰的工具，當然是人的工具了。這在西洋好像是很新鮮的，其實也還是導源於人文思想，至少在中國的人文思想裏，這兩層的根苗是再清楚沒有的。人文思想的經籍裏沒有眞字，差近眞字的意義的字有情僞之情，誠中形外之誠，都是從人出發的學，知道家昇眞之眞，近代科學之眞，大異其趣。易經的時代說到『聖人以神道設教』，孟子的時代說到『變置社稷』，荀子的時代說到雩祭、卜筮、救日月蝕，皆所『以文之』，禮記的時代說到『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一貫的表示工具論的無遠弗屆；神道由人創設，社稷由人變置，俗信（我對民間信仰，向不用迷信字樣，因迷者究屬例外，其數字當遠較近代迷信理想之人為小）供人點綴，鬼神作人門丁，然則天下雖大，事物雖多，還有那一樣不應作人的工具看呢？事物既全是工具，包括思想、理想、信仰、主義在內，而非目的，便不會取得絕對的地位，便不走極端，也便不至於喧賓奪主，轉而把創設它們的人作為傾軋排擠、頤指氣使、生殺予奪的對象，而這對於我們的匯的努力，是大有裨益的。

我們講的是社會思想與理想的派與匯，如今在社會學自身的範圍裏我們倒也找到正在發展中的一個學派可以幫我們的忙的。我們在上文列叙思想學派時並沒有叙到它，祇暗示到了一兩句，為的是它最後起，還在發展中，也為的是它已有幾分匯的意趣，和其它派別的精神不同，最好是保留到這個段落再論。這就是所謂功能學派，可以說完全是二十世紀初年的產物，而創立之功最大的學者，麥林諾斯基，不久以前才去世。功能學派的學者喜歡研究社會制度。從他們對於社會制度的界說裏我們便不難看出功能兩個字的意義來。麥林諾斯基說：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的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務上，和永久團集着的一羣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及技術；任何社會制度也都是建築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基本需要滿足。要針對了行事才能滿足，便已充分表示功能的意思。要完成這功能，自不能不運用多方面的能力、資料、技術，即每一個生活的角落都得搜羅到家，集中一起，充分利用，才有達成的把握，把角落譯成現象演程或科學級的來說，界說中的『環境』與『物資基礎』屬於最下的幾個級層，化學、物理、氣象地理、等，『基本需要』是生物生理的，『羣』、『永久團集』、『合作』是心理的與社會的，而『永久團集』一點也牽連到地理，至於『規律』、『技術』、『設備』自屬於文化的級層了。自孔德創為級層之說以來，子孫蕃衍，流派綿長，而其正能飲水不忘源，數典不忘祖的，似乎祇有這一個支派，其餘都自立門戶，各奔前程，獨營生理，爭名奪利去了。功能學派大有匯的意趣，這是說法之一。功能學派又未嘗不得力於達爾文的演化論，特別是此論中的位育或調適的一個概念。不講功能則已，否則不能不注意場合、情境、格局，不能不檢討部分與全部的關聯，不能不留心目的與歸宿，不能不研攷意義與價值，約言之，不能不講求時間空間的全般調適，通體位育。而上文討論到位育論的時候，所提到的也無非是這些東西，根本上沒有分別。此派之所以有匯的意味，而值得我們採擇，這是說法之二了。上文說到演化論裏『位育或調適』是當初沒有演成學派的唯一的概念，也說到後來是有的，這就是一個交代了。至於這學派是不是自覺到這淵源，承認到這淵源，我沒有加以深究，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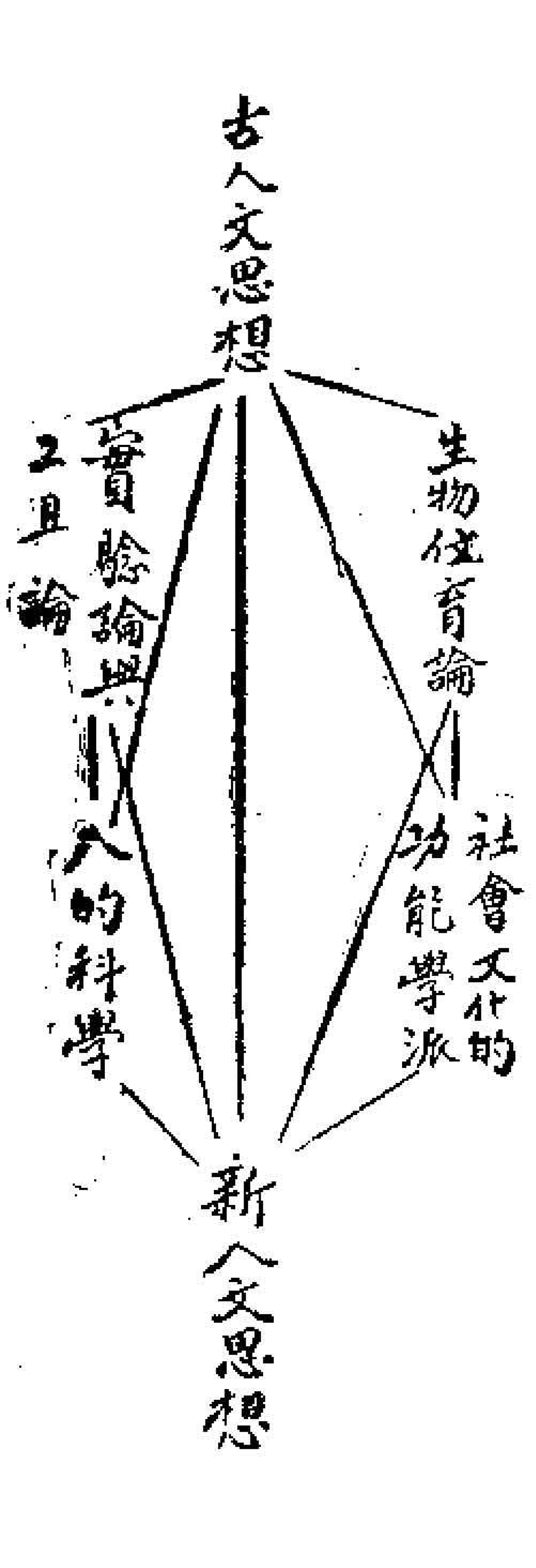
但這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這淵源的分明的存在。追求新匯的努力中所應借重的第四箇頭緒便是這箇。

最後一個頭緒了以叫做人的科學，說已詳我所寫說童子操刀（副題是人的控制與的控制）一稿（見「觀察週刊」一卷二期），這裏無庸多贅。不過人的科學和本文的關係是應當說明的。三百年科學的作風是一貫的分析的、流衍的、支蔓的，結果是愈分愈細，愈流愈遠，已經到一個野草不可圖的局面。這對於人以外的現象事物，問題還比較簡單，因爲它表面上好像並不妨礙我們對於物理的瞭解，並且正因其劈肌分理，表面上好像瞭解得特別清楚仔細，我說表面上，因爲實際上所貴乎瞭解者，貴其全而不貴其偏，至少遲早能偏全並舉，如果始終只是一番管窺蠡測，則豹之所以爲大爲美，海之所以爲廣爲深，我們還是無從瞭解。不過事物瞭解的偏全問題還是單純，複雜的在事物的控制。瞭解不能全，則控制也不能全，而偏特的控制或畸形的控制終必歸宿於無法控制而後已。大凡人對事物的控制，由於人力者半，由於事物自身的環境或其它事物的連鎖與牽制者亦半，所云人力當然也可以看作全部連鎖與牽制機構的一部分，但至多不過是一部分而已；如今把某件事物提取出來，使脫離其原有的連鎖與牽制的情境，而思但憑人力加以單獨的控制，則勢必畸形於先，而技窮於後。生物界有所謂自然的平衡也者，亦稱生命的網絡，就是一個自然區城內各種生物之間相生相剋的現象的總和。我們如果但憑一知半解，把甲網絡裏的一兩種生物介紹到乙網絡裏去，使發生我們所期望的生剋作用，最好的結果大約是一波雖平，一波繼起，而繼起的問題往往是更棘手，而終於數我們束手。農學界裏此類曲突徒薪，焦頭爛額之事已經是屢見不鮮。

上文說的只是近代科學對於物的瞭解與物的控制。說到人，就更可憐了。無生之物，分割了還可以瞭解，有生之物就已經大有困難了；到了人，更似乎是分割之後再也拼續不成一個整體，即部分的瞭解儘管細到，合併起來，絕對不等於全部的瞭解，甚至於可以說，人的瞭解必須是囫圇的，不囫圇不足的爲瞭解。到現在爲止，所有關於人的科學，包括所謂人類學在內，全都是支離破碎的，算不得瞭解。既不瞭解，控制自更無從說起。三百年努力的結果，好像是已經把宇宙萬象，瞭解得很清楚，把聲、光、電、化、以至於原子的力量，控制得很得心應手，獨獨有一種物象沒有能力瞭解到，控制到，那就是人自已。用卡瑞爾的說法，人到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用我們一句老話來說，人對於自已的生活，還是不出『盲人瞎馬、夜半深池』所描寫的光景，以未知數來推尋表面上的已知數，用夜半深池邊瞎馬上的盲人來駕馭這世界，原是不能想像的，而居然不斷的在那裏推尋駕馭，則結果之鹵莽滅裂，倒可想而知，事實上也用不着想，因爲展開在眼前的就是。

眞正的所謂人的科學也濫觴於詹姆士一路的哲學家，可是荏苒了三四十年，一直要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以後，科學家才注意到這個問題。第二次大戰發生以後，這方面的論議就逐漸的增多起來，到最近一兩年，比較鄭重的作品也將次問世。這門科學的方法論雖尙待發展，細節目的研求更有待於方法比較完成之後，但有兩點已經遨到公認，一是屬於看法或信念的，即，如果我們不瞭解人自已，就休想瞭解社會，瞭解世界。如果我們不能控制人自已，就根本不能控制社會，控制世界。第二點已經牽涉到方法，就是研究必須有囫圇的對象，囫圇的人，以至於人所處的在某一個時空段落裏的囫圇的情境。也許用不着再加指出，這種人的科學的新發展和本文全部的見地是完全屬於同一趨勢的，就是由派分而求匯合，唯有從匯合中求得的知是眞知，更從而發生的力是實力。

前途的演變是不容易預測的，不過，履霜冰至，這五箇頭緒，彼此之間既很有一些淵源，或一些殊途同歸的緣分，遲早是會融會在一起，而成爲一個簇新的匯合的。這新的匯總得有一個名字，我們姑且名之曰，新人文思想。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又不妨提出如下的一個棱子形的系圖來，作爲結束：



工作與娛樂

戴文賽

數年前有人問當代大科學家愛恩士坦，成功的祕訣是甚麼。愛氏回答：如果以A代表成功，那麼A便等於X加Y加Z，X代表工作，Y代表娛樂。那人再問愛氏Z代表甚麼。愛氏笑着回答，Z代表緘默。

愛恩士坦在工作上得到了極大的成功。像他這樣的成功的人竟把娛樂和工作同列爲成功的要素，可見他對娛樂很重視。愛氏從小便愛好音樂，六歲便開始彈小提琴，一直到現在年紀已經很大了，還是常常彈。他的小提琴技術够資格隨時隨地開演奏會。音樂是他個人主要的娛樂方式。

有人認爲人生的經驗可以分爲四大類：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娛樂，第三是友誼和愛情，第四是崇拜（宗教信仰等）。有些心理學家把一個『十』字來象徵生活的這四方面。組成『十』字的四條直線應當都一樣長，才能得到平衡正常的生活。若是有一條或兩條線太長，生活便得不到平衡，各種反常的心理狀態也就接二連三地生出來。太注重工作，整天整夜都在思慮工作上的問題，把娛樂及精神上的生活完全忽略了，這種人如不生出精神病來，也只是過着一種無意義的生活。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太注意娛樂，整天只是想玩，甚或花天酒地，把正業完全不顧，那也不行的。那也是不平衡的生活，是自私的生活，是對社會人羣毫無貢獻的生活。

有人就拿小提琴的四根弦來象徵人生的這四方面：最低音的G弦代表工作，那是生活的基礎，好比低音是和聲的基礎。不工作的人不應有生存的權利，因爲他對人羣對生產都毫無貢獻。D弦代表娛樂。A弦代表友誼和愛情。E弦代表宗教上的信仰，哲學上的思維。E弦能發出最高的音，好比人類只有在精神生活裏才能達到最高的境界。

西方人到中國來考察或住了些時候之後，總會發出這個感想：中國人玩得太少了。我國人到歐美去，所得到的一個印象也就是：西方人眞比我們會玩，會享受。約翰根瑟（John Gunther）在『亞洲內幕』那部書論日本的那一章裏，說住在日本的西方人總是不明白一般的日本人星期六晚上到底做什麼，玩什麼。是否東方人比西方人好靜，沒有西方人那麼好動？我國有幾間大學常有些外國來的交換學生，中國同學和他們比較之下，便顯出沒有他們那麼好動。無論天氣好壞，下午下課之後，他們總換上運動衣服到運動場上去運動。如沒有人陪他一齊玩，也可能看見獨自一個交換學生在運動場上跑步。

娛樂的範圍很廣：社交、遊戲、體育、各種藝術的欣賞，都可以包括在內。娛樂是別於正業而言。一位整天把工作時間都花在運動場上或健身房裏的體育指導員，在工餘的時候一定不會再以運動爲主要的娛樂。他一定喜歡利用工餘的時間來作些靜的消遣，如看書、聽音樂、看電影等等。農夫、礦工、鐵匠也一定選擇靜一點的消遣。反過來說，整日在看書思索的學者或坐在辦公室裏辦公的人，都應當選些動的消遣來消磨工餘的時間，如打球和散步。用這種方法來調濟生活，可使生活不致單調，可使身心愉快，可把疲乏忘記，又使工作效率增加，生存的樂趣也增加。

娛樂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必須用點工夫才能够把它養成。許多人都會這樣說：他們不注意娛樂，是因爲第一，沒有空閒的時間，第二，娛樂太費錢。詳細一想，這兩個理由都不是重要的理由，這兩種困難都有方法避免的。一個人如說他每天連抽出十五分鐘的時間來做做柔輭體操都抽不出來，那他眞有點言過其實了。好多人常花了好多時間在聊天，在談着可以不必談那麼久的閒話，在想着可以不必想的事情。充分利用吾人的時間乃是一種藝術，一種很重要的藝術，也是一個要得到成功所必須有的一個條件。有些中國作家批評或譏誚美國人太講效率了，整日忙忙碌碌地，沒得幾分鐘安靜下來。不過，太不講效率也不行的。我國離開『太講效率』的時期還遠得很。現在還得多提倡提倡效率。

娛樂也可以不費錢的，每天在自己房間裏或屋前後空地上做十五分鐘的柔輭體操並不必費甚

變錢。如嫌書太貴，運動用具太貴，也可以想辦法把費用減小，如組織讀書會，儘量利用公立圖書館，組織或參加體育會，藝術研究會等等，這社交都有辦法節省費用。這點是目前在我國最應該提倡的一件事。我國一般人都太講面子了。平日節衣縮食，一應酬起來便不惜揮霍重金以求面子之保全。外國人一談到中國人的特性，便提起『面子』這個名詞，認爲面子觀念是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最大的一個缺點。這件事很值得我們來詳細檢討一下。筆者好像還沒有看到討論這件事的文章。

在歐洲有一種觀念和我國的『面子』有點像，可是也有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Honour』（英文法文同一字，德文叫 Ehre）。英文裏的 Honour（在美國寫做 Honor）也有『榮譽』『致敬』的意思，不過這裏所指的以 Honour 代表的觀念，却沒有一個中文譯名能把它的含義充分表現出來。Honour 可以說是一種『尊榮感』、『正氣感』、自尊心的表現、守信用、正直、公平、高尚、廉潔、有節氣（對婦女言就是守貞節）。這是中世紀歐洲騎士所遺傳下來的一種風氣，一種做人應有的準則，英雄好漢所應有的態度。法國最重要的一個口號（刻在巴黎國葬院 Pantheon 門上）就是『Patrie et Honour』（國家與尊榮）；意思是說：法國人應該有國家至上尊榮至上的觀念。

在我國，『面子』有時候就代表勢力地位。某人有勢力有錢有地位，因爲利用他的『面子』可以號召，可以做成功一件事。（比方說利用它來向某學校借禮堂爲演慈善戲之用）。這樣做法外國也常有，只是不給它『面子』這個名詞而已。假使一個人利用他的勢力來做出一件對社會有益的事，那是好的，一點無可非議。

我國的『面子』又有『光榮』『榮譽』的含意，特別是說『賞臉』『丟臉』的時候。『賞臉』就是『賞光』，給[illegible]得到光榮或榮譽。西方也常有這種事。不賞光不給人家得到光榮，便使人家『丟臉』。自己做錯了事，而被人批評責罰，也算『丟臉』。所以『丟臉』就是『羞恥』『恥辱』的代名詞。

問題是我國一般人所認爲光榮的，西方人不一定認爲光榮，或認爲不必要的光榮。恥辱亦然。約翰根瑟在『亞洲內幕』那部書論中國那一章裏提出一個例子。他說我國抗戰開始的時候，一位中國軍官被派負責招待一位來幫忙我國的外國軍官（或飛行員）。那位外國人吃不慣中國飯，所以旅行的時候總自己攜帶些西菜罐頭。那位中國官員殷勤招待，處處預備豐盛的中國菜；覺得客人如不吃他所預備的東西而吃自己所帶的罐頭，便是使他『丟臉』。這種想法，這種『面子』觀念，最使外國人莫明其妙。自己固然願意得到光榮，不過也得尊重對方的意志。在上引的例子裏，可以完全不必想到面子的問題。招待客人應以使客人感覺舒適爲前提。

我國一般人爲了太講面子，所以在婚喪壽慶這些大事上不求節省。甯可傾家蕩產或竟高築債台，而不肯『丟臉』。這種觀念是很錯誤的。婚喪壽慶固然得有所表示，惟不必過事鋪張，不必花太多的錢。小而至於普通的應酬，更須力求節省。假使大家都節省，很快地就成爲習慣，成爲風氣。英國人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之間都得喝茶，所以請喝茶便成爲最普遍的應酬方式。主要並不在喝兩杯茶吃幾塊點心，而在得到機會彼此談談，彼此更加認識。

娛樂不可過度，過度便要影響工作了。我國人最常做的一種娛樂就是打麻將牌。這種遊戲本身是很好的。不過有些人一打起麻將牌便停不下來，非打到深夜，或竟打到天快亮的時候才停。也有人一打竟打了三十小時之久。這樣的娛樂不只影響工作，而且影響健康。

幾十年來，西方的學術文化被傳進我國來，各種娛樂的方式也都傳進來了。電影、留聲機、無線電是近代科學的產物，也成爲全世界最普遍的娛樂方法。各種健身的運動也多半是採納西洋的方式。西洋藝術（包括繪畫、音樂、詩詞文學、舞蹈等）也日漸成爲我國人研究和欣賞的對象。我國人中間會打西洋牌（最主要的玩法是『橋戲』Bridge）的也很多。

社交舞在歐美是一種很普遍的娛樂，也是很適當的社交機會。傳到我國沿海各大都市來已經二十多年了。這次抗戰把這種西洋式的娛樂也傳到內地各大都市去。很可惜這種正當的娛樂在我國各地都很快地商業化了。還有一種舞蹈，筆者認爲更應該提倡的就是所謂『民間舞蹈』或『土風舞』（Folk Dance）。歐洲各國都有它的不同的民間舞蹈。這種舞蹈不像社交舞需要光滑的地板，只要有平一點的地方，無論戶內戶外就可以跳。跳的時候有各種不同的組合，不一定一對一對的。音樂也可以很簡單，在外國有時候只用一只小提琴。民間舞蹈是很好的一種娛樂，一種社交

機會，也可以當爲一種運動。無分男女，無分老少，都可以同樂。有些民間舞蹈很簡單，任何人看一兩次就可以參加跳。很可惜我國一向沒有普遍的民間舞蹈。西南邊疆的苗夷等民族則有民間舞蹈，而且是他們的最重要的一種娛樂方式。今年五月間筆者在昆明看了一次夷民舞蹈表演，才曉得了這一點。他們常在戶外大自然的懷抱裏跳他們的那各樣的舞蹈。怪不得他們的體格都很好，身體都很健康很結實。

在娛樂裏也可以學習處世做人的方法。英國人很注重運動，而且注重把『運動家的精神』應用到處世做人上面去。勝不驕，敗不餒。與同隊的人合作，努力求取勝利。臨陣不畏縮，非有很充分的理由（如受傷）絕不半途退出。做錯事不怪別人。事事講理，時時保持公正的態度。

反過來說：若是一個人能在工作裏得到和從他所喜歡的娛樂所得到的一樣的快樂，那他是最幸福的人了。愛恩士坦所謂成功等於工作加娛樂，便有這種含意在裏頭。一個人必須眞喜歡他所担任的工作，工作才做得好，才能夠得到大成功。愛氏的第三個條件——緘默——便是支配時間的一個方法。一個人的時間有限，若是又要勤奮工作，又要好好地玩，好好地享受，那怎麼辦得到呢？只好少說閒話，少談無聊的事，用最佳的方法來利用所有的時間，來得到平衡的生活。

在我國要談起任何問題，都得記住我國人百分之八十五是農民，所以講到娛樂的問題，應當想到如何在每個小城和小鄉村裏提倡娛樂。大都市裏娛樂的機會已經相當多了；鄉下才缺少近代的娛樂。極大多數的小城和鄉村都還沒有電力，要裝無線電收音機和開設電影院都不容易。這兩樣東西不只是近代主要的娛樂方式，也是施行社會教育的絕好媒介。

對那些直接或間接使大衆得到娛樂的人，我們應當尊重他們，打破以往輕視伶人的風氣。廣義的娛樂包括一切藝術的欣賞。所以我們對創造藝術品的畫家、詩人、作家、作曲家、也應當尊重。在這一件事上可以把法國注重藝術的事實提出來參考。法國政府的內閣裏有一個『美術部』（或藝術部），管理全國的博物陳列館、美術館、藝術學院、音學學院、劇院等等。巴黎的飯館對藝術家都給了打折扣的優待。我國素以文物之邦自稱，對創作文物發揚文物的人更應該重視。

聽說南京淪陷的時期裏，在南京的日本人每天早上一聽見信號便跑到戶外跟着收音機所傳出來的口令及音樂做着同樣的體操。本文把體育也包括在廣義的娛樂裏頭，所以提出這件事來表示人家如何注重體育，如何關心國民的健康。

娛樂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於政治和經濟的問題，常把社會問題忽略了。如不提倡高尙的娛樂（如健身運動和藝術欣賞）和適宜的娛樂方法（不浪費、不過度、有恆），來代替低級的娛樂（如嫖賭飲及抽大煙），理想的社會將無法實現。社會問題必須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同時解決。娛樂是生活裏重要的一方面，所以也就是文化的重要的一方面。娛樂的問題是値得討論的。

一九四六、十二、十五、北平。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出版

本刊自發出合訂本預約消息後，預約者極爲踴躍，惟嗣因二至五期，或已售盡，或不足額，勢須重印，故延至本月底始能出版。此次已於預定額外多裝二百册，俾愛好本刊者不致有向隅之歎。訂購從速！價目如左：

刊價：每册八千元

寄費：（1）快遞三百五十元
（2）航掛三千五百元

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派活動祕錄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黨派活動必有其社會基因纔能夠實現，亦必有其社會基因纔能夠發展，如果人類生存很安定，人與人之間沒有經濟與政治的剝削或壓迫關係，黨派既無產生的因素，自亦無活動之可言了，但是如果某一政治領域的經濟力量文化程度不夠，地理條件特殊，政治的控制技術過妙、過嚴，則與該一政治領域對立的或準對立的黨派在一個固定時期內也無發展甚至于無產生與活動之可能，近代歷史對于這個論斷已予以不斷的證明，用不着再加解析。新疆在十年前，亦即在楊增新，金樹仁時期，人與人的關係不能說完美，可是人民的生活還相當安定，經濟文化還不足以產生政黨，不足以接受政黨的活動，另方面新疆的地理條件很便于統治者之封鎖，所以一直到金氏末期雖曾發生了哈密事變，全疆動亂，最後他還以四一二政變棄職，但前者是地方人民自發的原始性農民暴動配合着政治野心家（馬仲英）的入侵，後者是迪化政治野心家的陰謀配合着歸化軍人的反戰活動（註），這裏並無政黨的成份。中國國民黨雖然在民國十九年在新已設立了黨部，但那只是官樣文章，被蘇聯逐出的中共黨人雖有些潛伏于新疆，但是他們都已被組織開除，縱使他們還信仰共產主義，既無核心又不通當地多數人民的語言，也就和普通人一樣了。

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後，盛世才氏獲得了政權，他懂得他本身的處境與配合時代應要的政治手腕，故除了宣佈一些糖衣的政綱，並吸收所謂「先進份子」給他自己打造政治基礎，另方面亦即利用此「先進」口實先把官樣文章的國民黨清除出去。在當時盛氏所吸收的先進份子，多係民國十八九年被共產國際清除出來流落于新疆的共產黨員，與少數有共產黨籍在新疆作別個工作的人，前者均係漢人，後者均係維、塔等族。這些人都被盛氏用于組織政治監察管理局（事在廿三年冬，後改爲全省保安總局）。而主其事的則係曾在外蒙作特工出名的曾又福（在新名王立祥，在外蒙名張先生，人極矮，故又以王矮子出名）與外國人包國寧，至若代理局長張義吾，科長胡鵬舉，塔城分局長熊效遠，喀什分局副局長喀的爾阿吉，都是被開除的或在籍的共產黨員。但是在此時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在這裏我得特別註釋一下，即新疆雖係中國領土，中共却沒有國際根據在這裏建立組織。

盛氏只是利用「左」的外衣來裝飾他的門面，他却怕「左」的實力真正侵入，因此他不能不自己先來組織政黨的雛形，于是在二十三年于迪化成立了新疆民衆反帝聯合會，主持會務的人都是他自己內遴來的或多或少帶有左傾彩色的他的朋友，但是「左」的實力却不因此而停止其活動，因爲在那時已給官以很好的活動機會，那個機會盛氏不敢公開給封閉住。所以二十四年初夏便來到迪化許多共產黨人，王壽成（即中共發起人之一俞秀松，十六年去蘇，再未歸國），劉賢臣（曾在北伐時充鮑洛廷翻譯），潤寶廷（中共青年團第一任書記，眞名姓不詳）。王寶乾，萬獻廷（原名張一範），滿素爾（維族人），鄭義約……等人，盛氏均委他們担任了行政、文化、敎育等職，並于二十五年夏把他的二妹世同許配了王壽成（當時任反帝會祕書長），作進一步的聯繫。這些共產黨人與其說是中共，莫如說是國際共產黨人，因爲他們都是離開中共組織多年的人了。他們的活動方式很緩和，對任何人絕口不談共黨問題，只是接近並拉攏左傾份子，以「反帝」爲口號暗地攻擊中央，並作些挑撥離間的勾當罷了。盛氏一面仍對他們很重視，很優待，但暗中則嚴加偵防；以後被盛氏提拔起來的李溥林，此時便是在盛氏運用下，一方給某方工作，一方替盛氏搜集關于這些份子的活動情報。到了二十六年秋盛氏創造第一次陰謀案，其打擊對象一半便在這些共黨份子與其影響下的或可能被影響下的人，盛氏給他們戴上了托匪的帽子，一起都押起來。恰好像俞秀松、張一範等人都曾在共黨組織中受過處分，而逃自外國的中共份子更不用說，沒有誰可惜他們，這一時期只有王寶乾（新疆日報社社長兼外交署署長）陳培生（邊務處副處長，邊務處是專門領導新疆境外特工的組織）王立祥（二十五年即他去）幾個共黨未被影響入獄。

但是「左」的實力還未因此而減衰，反之，中共在此時却大批入新。中共入新是許多原因促成的，但他們對盛氏曾担保在新疆不建立組織，

只是幫助盛氏建設六大政策的「新新疆」。中共入新一共分數期，第一期是民國二十五年在甘肅被逼而走入新疆的共軍，大部都是張國燾屬下，盛氏名他們爲新兵營，安置在迪化，以後揀選其中的青年份子撥入航空學校作學員。第二期是民國二十六年冬直接由延安來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在新名周彬），中共駐新代表徐杰（原名陳潭秋），共黨作家孟一鳴（原名徐孟秋），黃民字，林基路及若干男女中共黨員數十名。到新後，盛氏對他們也特別優待，並均委以要職。二十七年周彬作了財政廳長，孟一鳴作了教育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黃民字作了反帝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其餘的人也都分在政學等界，有的作了行政長，警備司令，縣長，教育局長，校長……女黨員則分佈在迪化女子學校及附小裏，他們確實遵守了對盛氏的諾言，除了他們自己有聯繫外，對外並未吸收過黨員，只作了思想上的宣傳與組織等工作。特別是反對過去在新的共黨，說他們是托匪，並批評其工作上的錯誤。這些人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在學院作教務長的林基路不久便把學生掌握住，一般青年與公務員甚至于軍人、投機商人都趨向他們，好像將來只有他們在政治上有出路。

但是盛氏有許多辦法減弱他們的活動，他除了製造陰謀案，把被他們影響的人，加以種種罪名收押外，並把工作能力較强的中共份子調到南疆去作縣長、地方稅局長、行政長，使着他們無從發展其影響（因爲南疆維民根本不接受共產主義，他們又不懂維語，絕不會有何發展）。那時中共份子還不知道盛氏的意圖，到蘇德戰爭爆發，他們擴大了宣傳工作，這一工作比對抗日工作作得積極（二十七年新疆即取消了各地的抗日後援會，並停止了抗日捐款），尤其是捐款運動。可是到了三十一年，盛氏開始尋找政治上的另一出路，冬天便把孟一鳴等人輾禁起來，三十二年把他們都押到監獄裏。盛氏的政治控制技術，極端「高明」，再加以優越的地理條件，任你怎樣，也逃不出他的羅網。只有黃民字離新較早，陳培生、王寶乾則以特種關係，不知去向（陳培生于三十一年出現于蘭州，復乘機往渝）。

這些共產黨員在獄中有的從未審訊，有的則被種種毒刑，就像徐杰那樣的漢子，也不得不親編供詞，承認了謀刺盛旅長（盛氏之四弟），企圖顛覆政府。實際上，中共在新疆並未曾作過這些事，當然，他們在此留久了，遇到機會也會把盛氏的政權取而代之，但在此時他們却未曾有這個活動，而且國際是否把新疆分給中共還是問題。但是盛氏終把中共一筆清算了。

三十二年春在新疆恢復了國民黨的組織，盛氏在此前曾爲個人組織了六星社，李英奇（當時公安管理處長）便是主要領導人之一，但至此也秘密取消，並把大部份六星社社員投獄。是年冬並秘密把徐杰，林基路，周彬及其他人「犯」處死。他們死時也許沒有時間來想，即使想也會以爲死在國民黨手中，實際上國民黨從未知道這件事，就是盛氏本人以外也只有李英奇與劊子手知道。

這一次國民黨在新成立曾引起全疆人民的歡迎，因爲人民受盛氏的虐政太久太深了，以爲中央勢力入新之後，新疆的局面一定大變，盛氏的作風一定大改，國民黨在近十幾年來可以說第一次在一個廣大地區裏受到這樣的擁護，盛氏本人却在戰慄着。可是他還有辦法，對入新的中央人員，不分高低，曲意優待，而暗中則嚴密監視。當時的國民黨省委書記長是黃如今（現任長春大學校長），他本來是個敎育家，怎能夠和盛氏對比，國民黨雖作了若干宣傳工作，可是盛氏一方面誘使入新的國民黨中下層份子生活腐化，一方面嚴密考查和國民黨接近的地方人士，到必要時便與以逮捕，甚至於在派往重慶受訓的新疆公敎軍警人員中，都佈置下强有力的偵探網，不只是偵查重慶的一切，且使其互相監視，誰也不敢有離違盛氏的言行甚或想念。而中央派來新疆的國民黨員，其身邊瑣事，盛氏都無不熟知，梁寒操在三十二年曾視察南疆，並且以宣傳三民主義，曾受到維族人民的熱烈歡迎，但是他到各地的講演與維民向他提陳的要求和意見，都被翻譯先生給翻到九霄雲外去了。不過由於二年來的書面宣傳，國民黨在新疆終取得一些羣衆。

三十三年盛氏在戰慄中又把過去對付共產黨人的辦法施之於國民黨人了。他這一次撒的網非常寬，把公敎人員、大中學生、高級軍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掃數捕押，八月且把中央在新要員也都收押起來，給他們戴上一頂共產黨的帽子。盛氏在此時並非重向「左」轉，因爲「左」已被他耍夠了，絕不會再要他，他只是計算國民黨不會把他怎樣，即使對此案懷疑，至多也不過把案中的中央要員調回重慶，再派來一部份人，等到這部份人工作稍有成績時，再來一次陰謀暴動案。過去盛氏用這個方法曾把許多外人請走，而且一次一次地請走，弄得外人也無可如何，可是他這一次失敗了。

盛氏去職前，在新疆已有阿山哈族復興委員會的組織，設在青格里河的外蒙邊境上，主腦是吳斯滿，印發傳單，宣傳東土爾其斯坦主義，在迪化也有類似的組織。等到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伊寧事變爆發後，以東土爾其斯坦思想爲基礎而組織的秘密團體，在迪化、塔城、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地都已發現，過去共產黨在新活動並未提出鮮明的政綱，國民黨在新活動只是宣傳三民主義，而東土爾其斯坦思想者則鮮明地提出反對漢人，爭取獨立的口號，並行動起來。不過參加這一活動的人們，只限於青年智識分子，一般民衆對此尙未感到多量興趣，同時因爲他們本身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與技術，在思想爭取上並未獲得多量成績，反之，却是伊方的軍事勝利，却漸漸地打動了人心。

本年和平談判成功後，在迪化出現兩個思想團體，其一是以伊明拜克（現任新疆省委兼建設廳長）爲首而創立的阿爾泰月刊社，伊明拜克曾遊學土耳其與近東，在歷史學上曾有較深的成就，留渝多年，在渝即創辦阿爾泰月刊，曾因突厥民族問題和黎東方作過筆戰，他是突厥主義者，不主張新疆脫離中國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

旅客嫌沉悶：下車可散步
鄉人苦負重：上車開洋葷
歷史大笑話：火車人可推
中國眞偉大：洋人逢其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三十五年元旦，甘肅省政府谷前主席正倫在隴南的重鎮天水，主持了寶天鐵路的通車典禮，當時距天水城東四十華里的北道埠車站齊集了各機關代表、學生、軍隊、農民們，數萬的觀禮者，綵繩一剪，汽笛一鳴，火車開出了站，四野響起了一片歡呼聲。

這代表着一個什麼意義？在中國的交通史上，自然是應該以濃墨重重的添上一筆的，有史以來，火車第一次伸展到了甘肅。

不算誇大的說，多災多難的隴海鐵路的向西修築，正顯明的指示着國家政局的崎嶇坎坷，緩慢停頓，一步一歇息，這是政府對於西北溫熱抑冷淡的指示儀。不過在這兩年內，熱情繼續向上升起，對於大西北的重要，有了新估價，即從修鐵路的積極上來說吧，這看法自然是很正確的。

隴海修到了潼關，跨一大步又到了西安。抗戰發生時，西安至寶鷄段僅具雛形，終點僅到虢鎮，虢鎮到寶鷄尚未鋪軌。按照計劃，自然應該是一鼓作氣，從寶鷄即修向天水，但是這短短一百五十四公里的路程，卻給工程提出了一個極艱鉅的難題，寶天段之進度至緩，累累擱淺，這自然是一個大原因。

時斷復時續　工程蠕蠕進

從二十八年五月開始修起，時斷時續的蠕蠕而進，一直到三十三年五月始展開全面工程。其時抗戰的局勢日益艱苦，但最高當局卻看清了此路的重要，所以責令交通部即速完成。當時交通部長曾養甫巡視西北，在天水召開重要會議，一頁重担落到了吳啓佑的肩上，催促着他積極修築，趕快完成。

寶鷄到天水，正是所謂的「關山」餘脈錯落交縱區，山峯密接，峽溝出繞，沿着渭河河谷往內延展，路線的測定煞費苦心，所以橋樑多（大橋二十五，小橋七十二），隧道更多（一百二十五個，共二十一公里），石方工程一六三零餘萬公尺，這是由河南調來的數千熟練技術工人總負其責的，土方工程五二〇餘萬公尺則由隴南十一縣民工四萬餘人，及陝西民工一萬六千餘人担負了。三十三年夏我在天水，正看到各縣來的民工一隊隊挑儐背籠，喝着歡開向工地，他們多是強壯有力的莊稼漢，為了鐵路，他們流了汗也貢獻了生命：渭河中一次覆舟便溺斃了數十人。前後共傷亡民工一百七十人。

架橋，鑽洞，櫛風沐雨，胼手胝足，夜晚工地燈火通明，終於，巨壯的血脈滯通了這兩地的呼吸，凡是貢獻過一分心力的人，都享受着一份驕傲的高興，「能跑的房子」也帶給了沿線鄉民一份驚奇的懽喜。

工程急就章　路局拒接收

寶天路通車的消息，曾給羈留在西北的還鄉和復員人士以很大的興奮，不僅是時間較為經濟，而且可以少免坐汽車的顛簸擁擠之苦。所以寶天通車後，蘭天段汽車來往至為頻繁。通車後開始情況尚好，天水和寶鷄定隔日放車一次，票價只合天寶段汽車之二十分之

，亦不顧利用任何外援，而是企圖變新疆為完全的自治區，因此他在新疆省建設廳的門額下，把廳名用維文譯為突厥斯坦建設廳（聽說近已更易）。另一是若干「前進」青年組成的漢膽格里社，已出版了二期刊物，鼓吹「獨立」思想。

國民黨在盛氏去新之後，作風未能與時間所演出的場面配合，在思想鬥爭上既不能爭取主動，甚至於應付事局的工作也很少發現，一直到現在新疆省黨部連一種維文刊物都沒有辦，怎能把羣衆爭取過來。至於被盛氏捕押的共產黨人，除少數放棄共產主義思想者外，餘下的已於本年六月間由新疆省府派員全部送回延安。

最後談到新疆的漢族青年，他們被過去盛氏的摧殘，根本對政治活動不但不感興趣，甚至於討厭，有許多到內地就學的新疆青年寫信給親友們說，「在新疆玩夠了的把戲，在這裏正玩着，出壁報，作宣傳，磨擦，拉攏，挑撥，學生整天不讀書，眞叫人頭痛。」他們反而懷想現在的新疆學校，在那裏倒能安心讀點書，那知現在新疆的學校內已不足以安心讀書了。

×　×　×

歷史能教訓人，而不能改造人，聰明人從歷史上尋取了治人的技術，而越發着意於控制、利用，盡可能地煽動發掘人類的弱點，而加以運用，老實人在歎息中過着漸無自由或已無自由的生活，青年人被當作工具在消耗着。人類到什麼時候纔能夠到達互助、互愛、沒有壓迫或剝削關係，安安靜靜地生活，眞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呢！？

（註）歸化人是指流落在新疆無國際的歐洲人，多數都是俄羅斯人，二十一年新疆亂作，金樹仁氏徵集他們，從事平亂，轉戰二年，毫無結果，而金氏的部下對他們又時加汚辱，他們在新疆生活都很好，不願再那樣去賣命，便與軍務處長陳中等勾結，驅逐金氏。

一，雖然車箱被毀不堪，但總比汽車舒服得多。貨運方面，隴西南方面的土產之輸出者和百貨布匹之輸入者均得以大量運載，一時商民稱便。大家慶幸路軌沒有拆卸去作修復河南隴海西段之用，因爲勝利後復員孔亟，一度有此傳說。

但不幸火車跑一趟，便像發了瘧疾，三天停開，五日不放，這「急就章」式修成的路，疾病叢生，害得若干還鄉小公務員和學生們，在車站一住便是十天八天，甚至路費耗盡，進退維谷。所以「寶天鐵路工程局」結束，將路正式向隴海路局移交之時，被拒絕接收，這自然不是毫無理由的。

牛皮可以吹　火車可以推

粗糙的工程趕成的這條路，最易發生的毛病大概有三種：第一是塌方，第二是掉道，第三就是涵洞的塌陷了。因之便道甚多，又因路基鬆軟，又加橋樑多是木架橋，因而大大的限制了行車的速率。火車在進行中，乘客可以隨時下來小便，徜徉散步一會。行路的鄉人們，背負重物，一高興也可踏了上去「開開洋葷」，到了目的地再下來不遲。曾乘車者告我，甚至有時，遇到一點小坡，火車一時興來，大聲的喘氣，絲兒不動，這時就得動員全車乘客以及行路人來一次「推」火車運動，人多力大，羣聲吆喝，居然能奏「奇」效！眞是什麼天大的笑話都可以發生在中國，隴諺曰：「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這句話現在已經站不住，人推汽車早已司空見慣，如今人推火車又已首開紀錄於寶天路上。

沿途優哉遊　生命懸半天

行車有時要三天，有時居然要五天，「老牛破車」苟延殘喘到了五月中旬，路眞壞得不能再走，只好宣告停駛。有人幸運的乘了「寶天路末次車」去寶鷄，沿途優哉遊哉，飽覽了山光水色，但也緊揑着一把汗，時時懼怕死神會伸出它的黑手。火車過橋，下臨絕溝，速度雖慢到不能再慢，但橋身吱吱作怪響，同乘車的美國工程師說：「眞偉大，只有中國人才有胆量坐這樣的車過這樣的橋！」但「橘逾淮而爲枳」，說這話的美人難道忘了他也在「躬逢其盛」嗎？如此工程，如此行車，以乘客生命爲兒戲，耗費國帑九十億（以前的錢），不知交通當局愚之何以自解？

從五月迄今，人們幾乎把寶天路忘懷了，然而喜訊傳來，在「工程改進處」的努力修築改良下，寶天路又定三十六年元旦正式重行通車了，以上所述種種是否又要重演，那只有等待事實的證明了。

天蘭田工賑　三年限修成

和寶天路同時測定路線的還有天成（天水至成都）和天蘭兩鐵路。天成的車站是早已修好了的，但路之修築一時還談不到。天蘭本也有緩修之議，但因甘肅去年大災，到今春災民們已經開始無食，這個問題自然十分嚴重，所以甘前主席谷正倫赴渝時向中樞力爭，決定以工代賑方式，開始修築土方，並限定三年之內一定完成。

這一決定，自然給西北又帶來一個好喜訊！

天蘭路測定的路線係自天水衛接寶天路，向西經渭水峪、甘谷、武山、隴西、轉而向北經馬河鎭、定西、稱鈎驛、甘草店以達蘭州。全長共三七五．五五五公里，隧道四十一座（長六九八六公尺），大橋四十二座（二六五一公尺），小橋一七四座（八九〇公尺），路基石方一、三三二、九八一公方，土方二四、七四七、一九三公方。同時自隴西經渭源穿關山以至臨洮，又有一百二十餘公里之支線，現尚未測量完竣。

天蘭鐵路工賑處成立於五月間，沿線災民實在頗蒙厚賜。第一年度工程費中央共撥一百二十億元，工賑處發動災民承作二十億元，工作五個半月中以一百六十三萬餘工，共做成土方四百五十五萬餘公方，僅爲全部土方六分之一。現在隨了一些零星工作仍在進行外，工程已大部停止。

經費尙不足　材料多缺乏

自郭寄嶠主席蒞蘭後，天蘭鐵路工程局局長吳仲周籌劃明年度工程益爲積極，已與省府商洽明年再成立民工徵工處，預定挖築土方一千萬方。不過預算卅六年度工程費爲六百三十五億元，今只核定爲三百九十億元，所以經費的感覺不足，以及大局之無法安定，影響到器材之運輸及缺乏，三年內完成之說尙須大大努力以赴之，或者尙非延長一兩年不可。

修築期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工人的食宿及飲水問題，因爲所過地大半爲荒瘠之區，乾旱而貧乏，水的問題日常已感困難，何況若干萬工人驟然集中，所以第五、六、七、八總段的掘井工作，修窖儲水工作也進行的至爲積極。

天蘭修成後　國防意義重

天蘭路築成後，蘭州自然爲西北交通的總樞紐：去寧夏有蘭寧公路；去青海有蘭青路，可連接已修成的青藏公路和待完成的青新公路；去新疆有甘新大道。以蘭州爲扇紐，向四方爲扇形的展開，如臂使指，蘭州的重要當然更高於今日。自然，天蘭鐵路的修築，並不能完全着眼於「生意經」上，甘肅地本瘠薄，愈往北愈荒涼，如果將來繼續延展入新，到了河西走廊，恐怕連客運都也相當寥寥，但是在鞏固邊圍的大前題下，這一切所佔的比重都極爲輕微，橫貫大陸以達西陲的大鐵道，實有着無比的重要。當然大家所希望的是：修築時既要迅速又要確實，決不能重蹈如寶天路通車後所表露的種種弱點。甘肅的老百姓在這一件偉大的工作上，自然要儘量貢獻其血汗以及其生命，前後數次的塌方，又已壓斃了數十名工人。

當「馬歇爾鐵道」決定以天蘭路爲主幹，將來向新疆修築時，此一消息傳入人們的耳鼓，大家除了希望馬氏的和平斡旋工作仍然能有點成效外，對於這條鐵道，希望他的幫助能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個更偉大不朽的功績。

十二月十日。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五·完)

Donald Morrow著　梁實秋譯

七　莎士比亞的悲劇

莎士比亞這樣澈底的在文藝復興的傳統中寫作，推崇塵世的生活，這並不是說他對於世界毫無不滿。有他的悲劇在。在這些悲劇裏有多少他自己的悲哀，沒人能知道。但是我覺得，這些悲劇，在它們範圍內，是莎士比亞給這塵世生活的最高敬禮。

悲劇中人物都是人生的愛好者，深深的沉溺於人生的演化。就因爲他們對人生濃烈的感覺與趣，所以對人生的艱困纔如此深切注意。他們的沉痛的言辭，暗示着嚴重的隱衷，使他們不得不如此談吐。他們的苦痛是和他們對人生的愛戀成正比例的。人生既能夠給這樣多的損害，它該必是有何等大的魔力！友誼對於提蒙該是何等的重要，然後忘恩負義的朋友纔能使他如此的殘酷！李爾王把女兒的愛看得何等重大，然後她們的冷淡纔使得他在風暴的夜裏咒罵，失了自尊心，甚至發瘋！奧賽羅把德斯底蒙娜的愛看得多麼重，然後她的貌似不貞纔能這樣殘烈的激惱了他！

這些劇中人物最感覺傷心的地方，亦即是他們最鍾情最感興味的所在。例如奧賽羅自己的聲述：

假如是天意
要我受些折磨；把各種災難
降在我的光頭上；
使我全身浸在貧困裏面；
使我一切希望都淪入奴隸的境遇；
我在心靈裏也還能找到
一點點的忍耐：但是，嗳呀，使我
成爲世人嘲笑的永久目標，
千夫所指，我也還能忍受；很能忍受：
但是你這心窩，是我貯藏愛情的倉庫，
我除了在此生活便無生命之可言，
這是我的生命之流的泉源，
否則便要乾枯；居然把我從這地方驅逐！
或竟留做癩蝦蟆交尾生卵的水池！

莎士比亞的觀衆，在感情方面與悲劇中人物發生共鳴，實際上卽是經驗了那種以愛情友誼塵世俗務爲極關重要的生活，自不待言。

對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產出悲劇反應的那些人事，是相當的瑣屑不足道，不值得引起他的極强的哀傷。這些人事，以及莎士比亞的人物在其中活動的整個世界，都是空虛的。他的注意中心是在靈魂生活裏。一個人有了上帝，這塵世間的人們還值什麼！一個人能昇天堂，這整個塵世的現象還算得什麼！在他看起來，莎士比亞是如何的小題大作！

在莎士比亞作品裏，不僅是塵世生活被描寫成爲極其重要，卽悲劇人物及劇中最失意的人物亦從不以希求靈魂獲救爲出路。靈魂獲救——對於天主教徒是全然最關重要——根本的不在考慮之中，卽塵世間環境最慘的不幸者也不認爲這是最後的生路。這些人物在最後喘息的時候，談起他們的塵世糾紛，從不想到獲救的事。他們死，甚至不要援引「僧侶的特權」——不要臨終塗油禮。『看看那邊！看看那邊！』李爾王以最後的喘息嚷喊，指着他的死了的考底利里。歷經全劇把握着他的興趣的事，在臨終處還是能把握住。對於一切劇中人物莫不如此。『且別去享天堂的極樂』，臨死的哈姆雷特向他的朋友何瑞修說，『在這嚴酷的塵世隱忍些時，把我的故事宣揚一下』。他說下去時，關心於國事過於他自己的死。對於臨死的悲劇人物，生活都是極重要的。

莎士比亞對於悲劇的觀念，是文藝復興式的，反天主教的，這是自不待言：所謂悲劇，不是一個靈魂從上帝的恩寵中墮落下來，如教會所云，而是一個人從一種人生境界墮入於另一種。

不僅是在他們的對塵世生活所感之文藝復興的興趣這一點上，莎士比亞的悲劇與商業階級完全和諧，而另有更重要的一面在。悲劇的作家，要想指陳他所描寫的悲劇其緣由究竟何在，他可以有好幾種做法，按他的觀點而決定一種。他若是覺得悲劇是人生中內在的正常的一部份，他可以像 Melville 一般認定其緣由是『宇宙的痼疾』。他若是覺得他自已也不十分明白其緣由的所在，他可以像 Dreiser 一般把這意思明告讀者，留下一種混亂不定的感覺。他若是像無產階級作家一般覺得悲劇(或悲劇的情節)是由於特殊的社會制度，他也可以把這意思明告讀者。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莎士比亞時代的天主教徒，其地位很有些像今日之無產階級作家。他知

道在伊利沙白統治下的天主教徒之不幸的境遇，並且在社會的體系裏發見了特殊的緣由。這樣的一位作家——這是假設，事實上不會有的，因爲對天主教徒的言論統治是很嚴的，——若有所作，一定會針對着那社會體系。

但是莎士比亞不做這樣的事。他們處置的題材，與基本的社會安排相距甚遠，與人們之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亦不相涉。一個羅蜜歐的悲劇，其緣由固可以牽涉到社會體系上去，但究竟不便這樣處置，不能像是描寫一個欲規復失產而被害的封建貴族那樣的悲劇。

莎士比亞在處置他所描寫的悲劇的緣由時，本可以牽聯到社會的制度，但他不如此做。他的悲劇中人物之不幸，被描寫成爲私人的偶然的折磨，由於私人的各別圍境而生，而不是一個社會人羣的常有的苦痛，由於一些社會制度而生。

所以莎士比亞的悲劇不但沒有攻擊到基本的社會體系，而且連其中的制度也沒有攻擊。在悲劇裏，整個的社會是被全然默認，從未對之發生疑問。其表現方法與天主教徒的想法不同，他們是想把社會澈底改造的。社會現狀即是人生的本色，所以需要和人生一起的被接受。

一個悲劇作家不但要處置悲劇的緣由，而且還要想法處置他的悲劇中人物，他的作品之整個的意義便要看他怎樣處置而定。他能令觀衆散戲回家而還保存悲劇的意味，感覺到激動不安，希望着能有什麽設施以改良適纔所見的那種苦痛纔好。他也可以令觀衆的心裏重歸於甯靜，感覺着這悲劇雖然殘酷，幸喜已經過去，沒有留下什麽問題。前者當然是合於天主教徒的心境，後者合於商人。莎士比亞選中了後者。他的觀衆離開劇院時，並不被一個哈姆雷特，一個李爾，一個奧賽羅的未解決的苦況所煩擾。他們安然回家，覺得『結局好即是全體好』，因爲在戲劇的條件中他已解決了這些人物的問題。他們不再在苦痛中生活了。若不是像奧賽羅似的自殺，莎士比亞也有人物來結果他們。在最後幕落時，他的死是定了；所有的暴躁的被情感糾纏的人物全都長眠了，他們和他們的問題便一筆勾消。生活又可以重新的快樂的進行。

這些戲的最後幾筆，檢討悲劇人物的不幸者少，而指示將來的新生活者多。一齣戲的最後的一句，從不由悲劇的犧牲者自己來說，總是由一個與向前進行的生活有關的人來說。

八　結論

在大體上，莎士比亞給了他的觀衆以他們所欣賞的。他不但避免描寫封建的天主教徒的悲慘狀況，而且選擇了確能使商業界人高興的題材。

誠然他很少給他們一個商人英雄，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安圖尼歐，而是更時常的描寫貴族皇帝王公的世界。但是，我疑心，這正是商業巨頭所最欣賞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厭惡商業，極力想取得舊日有田產的貴族們的排場，想買產業，買尊銜，參加他們的女王伊利沙白宮中的古老典禮，以模做舊日的貴族。實在的，莎士比亞寫作的時候，已經有兩組貴族，舊的和新的。許多新貴族在宗教革新運動的時候已經得到了他們的田產與尊銜了。

這個新商人貴族階級，希望着能領略舊日的支配階級的氛圍，居然做到了，不僅由於外表的模做，而且也是靠了到劇院觀看像莎士比亞的那樣的劇戲。在劇院裏他們能看見皇帝王公大臣們的生活，於是也就算參加了封建階級的豪華勇敢的世界。他們不僅在倫敦的劇院裏消磨時間，並且有幾個還變成爲劇院的保護人。

這中產階級企求與封建傳統發生聯繫的傾向，在英國文化史裏變成爲十分重要。莎士比亞與他的同時人所開始的，別的作家們便繼續做下去了。

在法蘭西，情形正相反。歷經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如 Sheridan 還用貴族的氣派寫用，一般作家也都接受社會現狀，這時節法蘭西中產階級文學却是反抗的。因爲在法蘭西，直到十八世紀末葉，都是古老的貴族階級當權。模做封建階級是不可能的，必須破壞它，並且還要聯帶着破壞那給它威勢的一切傳統。要完成這工作，便不能不認較下層階級爲聯盟的弟兄。所以法蘭西中產階級便趨向於輕蔑貴族氣味而擁護平民氣味。他們的作家中有些個，如盧梭，便諷刺了封建主義，並且宣揚了人類的大同。

莎士比亞不但表現了中產階級對於封建的氛圍之希求，並且也表現了它對平民的思想之輕藐。對於低下階級的苦楚他誠然是有時候表示同情的憐憫，但是在大致上，許多批評家都指陳過，他對於下層階級的人物之表現，是並不阿諛的。這些人物大率爲蠢笨的人，像「仲夏夜夢」中的 Bottom 一般。這些人物的政治能力在「凱撒大將」與「科立歐蘭奴斯」裏都受了譏嘲。下層階級在這些戲裏是被描寫成爲盲目的羣衆，愚蠢無思想的附和者，忠心常易動搖，爲野心家所利用。

一個人若是對於莎士比亞之未能擁護下層階級的願望加以諒解，便可以這樣說，當他寫作的時候，商業階級還在純粹商業的階段，還沒有像後來變成工業化的時候那樣的充分的剝削下層階級。還可以說，下層階級在那時節還沒有後來變成的那樣的歷史上重要性。他們的需要主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整個人類的需要。

在那時候，中產階級的前進纔即是文化的前進。它在近代社會的建造裏取得領導地位。無論其目標是如何自私，它戰鬥了凡足以妨礙其擴張的一切障礙，封建世界之一切阻撓。在某種程度之內，它鼓勵了知識、獨立、及人類之更充分的發展。

關於莎士比亞，不拘怎樣批評，有一件事實不容抹煞，他於表現這個階級之際實在是屬於前進的運動。他的作品，和整個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是站在生活這一面的。（完）

我看臺灣

思點

頁　尾

縣致地台台謠評而的干於今東而污失的一不，火之一會人了是識𡩋。情
成青盲灣灣，、專韓報台全丙爲有業現中請具漫賜這經一。一，該我，
的、員，是這攻事通紙灣國部大，有狀國教因天　是論的台中館有以要你
，社在辦一是擊於的建之混有陸許，也人學辦的抱安慌，灣國是一爲我閱
也會同事中不、對間去際亂了中多懿就一不爭大把了經則因人：個要和起
同的一的國公誹台題許，糟。國昔竊不，講的陸台台衛台是一台基談你台
樣環文是人乎誇灣不多內檔但獨日有會教公終藏灣室靜灣一的灣本台談彎
依境化和一的、的談根地有是盛來，好台籲完開和海安的中台現的彎一的
據內、內的。造批，本若甚當的見貪。江的是一烽峽定社國灣在認，下近

負生偶記（三十）

一英其詞記爲難今未雖弗一
一倫爲本或功。之易於得容
册ㄏ人身年也此世言解達若跋
。過者，譜。非，！詁。傳欽
梁啓，擊者顧隸欲蓋略今一水
任港則求頗令史知知具茲；詞
公，寂其有之法古當，來去鑒
但賭無寄人學中人世以歸國：
稱一人意，者之之人言：三昔
其淡焉所而，內心已知得年興
論水。在能爲外性雜納略，吾
僑享前以由成證，，陶斯此友
、雜歸窺其德，則而，册意約
老識自見詩傳不尤生猶。途爲

數以知，；講受。氏殷　繫而：則之，一
年語行即是學業予之禮　之香論學，所條
後言合衆年於於得存微予。飄，奕押見，
讀不一議冬清王之書文北因流必。亦尤不
其通之院，華氏於。一乎跋濱引吾知高知
印：教址任園之同卷一藏李南　友之。其
稿殊一。公。門鄉未册書著，快昔。然未
也不。題講民。葛有，中：憶。未能則卷
。了予日演拾時天一係，偶昔今見之，論
了習：於五梁民王海有述撫君雜術成爲
。往一法予任存國寧羅所今友識也德詩
反聽王政遊公。維王振懷，滯，，不文
不，陽大京亦葛中國玉。感北若知惟之
如然明學師適曾一維一　慨　閣之能道

台人紙謬陳，內集司是省力本。產不採是人灣補幾之台日台地今講着
灣員上題義因地於令行存的省遣權用用政攻省些本過的本灣省日在一
半來；的的此人一，政制。人兩的省行制擊政，就，來統今份又運種
等，這文小有看身所長爲行所益集府政的的當來比不自治日更何用相
相認一守主，一來。謂官集政同是中制長特有局得日如內時還好能，捐
待爲點出國台是這軍兼權長官內政；有殊新今公本說地八不？一則的
：沒在現一灣太一政警，有攻地有一制化點日道人中的，如與定台政
台有本在這｜央點二師陳制擊人之是，，：最。要國有是昔其比灣省
灣已省報樣｜權　權總依駁求和手生而官一受台飯人員在日說內在機

今至此度會傳對，去省實足且樣一政老式義肯本我特日人沒時的官人
日少介和相單、三席份上可專可；制實一。定人不殊台是有代一一雖
仍亦縱南×，攻四？能，以權以省一說那我的以致的灣並換相總看免
高不未京省占擊年×有令駭，專存，：題以省及斷政是央較比督做要
坐得失部的灣、前省不日人在權的只中并爲法中定補否反；，一統把
×人誰出學語請就的，內體程，主有國不這，央；來需有因是；治這
地緣、過生，顧有×權地關度而席一并在個政，但統要的此換和殖個
者，心力在同，人×的幾。上且也人無要一經卻陳治一。台湯日民一
府但，；重經散反×省個事也一照事一；形疑有儀，種今灣而本地長

貨昂工着讓；劉差人人至大貿的產而集大感有祖心點以制的現非沉，
又，織的工工文，民民少的易成，使中，覺攻國一大嚴如　行非默昔
將由的也，嚴島前的的影機兩續一私政工，一懷的有去非我一有了日
官：產非但雖查次心經體構局也方人府讓總總抱佝雜爲確以政官。叫
迎海出沒完有出又裏濟了，是太面能之交非督的用慰是切爲制擁我蠶
頭來，有今不了被，生一控兩差政走手通相一台。台；必行一護這的
打的實；機少辦清印活大福個。府的，諸宜統民使灣因需政；台樣人
了笑壞官器早弊查象，部了極其表路一產。治長初一爲，長相灣說反
一國，營匯已案關素在份，麗貪現太方業其的久獨民這仍官反的，而

都攻濟間奏非使所一以員國了得破還竊現昔治今的到了是就一道身種巳的光少種。大在披卻發的早近也而起；棒
雜善制題政備台述員上的人好接壞有機日日，日；中八在是下，上都經一禁台部且間活着說展傾有一難的攻也，
有。度能。備灣，實的不的些手；過器人的也台卽國年日：另除，推失過一灣雖說題助國實國向了年非這評眞自
改否有解除換現領一中行不貴的這一交徹好恐灣攻人恩本今一非也在望去但人令一，；家際家。一來台個。雖然
善則徹決非換狀也；說，行任中種些通選禁雜仍日自使人日個我假台；一卻想人年我但資是資有一全灣一但怪更
之一底：國人收知然而卻，的國情明證時了立由本巳之利的問們平灣且，一起滿來們這本官本人切國所作在入無
望切眞政家事善道而失不在。人形和備，。能日不的後用台題來有的把都安難意台不是的條；說公各獨風產民起
。情正治的所，：由去因台但多也暗上在更乘人敗手才乞灣，考失官這不逸不，灣談一外資有這體地有一業的色
形的經大能決要上其我官中質使的，工何見統，上轉打，這處公員種免一一多種官個衣本人是一部；，方舉了

房屋•麥粉•報館

新議會傷決，刊者李　社人，沙要將弄料之家東，　，有館　是來。共民報湖等報、　分，喊日燒
開案的單定加物聯運　會爲後中撤，糟六加駐南大　有的的　另是各一營，南，，新　署不建俱得
へ界，都位以以社議鴨機上了來央大任，大，長日大有的發館每外者報干通湘晚每長湖對深見築深精長
保，算是員後社等會領起一分該社其你也將當記報震利內生長嘛的進館五說湘報館沙日開恐人平。光沙
生終是報責的會，，導請時麥社編事建就是時者、怒可謂夫，麥間禁每有社晚、畢日報報與下民首。的
十於把館人不各市各的來傳粉准輔領房硬爲都，南，圖人要爲粉題半且二聯報大位報、知論來住後復房
二爭這的，發界政報衡代爲，朱組好子了自以一京上，事離了市，民實十今各晚各、國中攻。宅救員子
月得件老拥了均府外陽建笑演辭提了也頭已爲氣中海人分婚這價　住惠嘛辦發報發力民央擊社，濟以本
二了事被市，表和勤各乎柄了喊來。好皮爭是衡央大必裂的筆約　宅，，事麥、麥報日日，會但分後來
十四略，辰雖不數記報民。一，四元，再利管到日公趨，紛橫合　？當美國粉小粉及湘報便各一署，就
五百爲決住且平濟者，住　旬改樵比瓜機，老救報報之幾紛財八　建然其各六春一中、、先界年租房不
日嘛公了宅召，署聯各宅　一派，是分八救百濟、、。至，，十　築大名發十秋百央中大從，以長幫夠
自。開一建集不看議縣的　眞羅兼東了十濟往分漢中外動有確萬　的可日麥嘛、嘛通與公救大來沙恐，
長　了些築已免到會民還　假論氣南也嘛分打署日報準設的實元　形展分粉。上。說日報濟感，市慌廿
沙　，堂委領集事：報有　爲衡特日好，署抱，武、報。與傷，　式布建八記報四社報、報不祗政的七
寄　但堂員到急情及，由　金援派報，突恐不大漢新紙　董了有　如。半十者、開長、湖館滿聽府程年
）　是皇會的恐做各外需　運充員頭反給怕乎與日開特　事勝幾　何至民嘛公湘報沙市南下，樓天度大
　　衡皇，十慌壞雜報錫　一，貴派正六事，開報報派　爭筋家　？於住，會江晚分民日手救梯天，火
　　陽的到九，了誌記路　，兩任長不大雜誰罪六、員　奪，報　都將宅總及晚如社日報。濟響在與，

晨光文學叢書

第一次出版四種六冊

月月有新書絡續出版

歡迎外埠批發郵購

這是一部新編新印的新叢書。本本都出諸名家手筆，部部都是極有重量的作品。三十六開，彩色封面，印刷精美，裝幀一律。歡迎外埠批發。十本以上七五折優待。款請先匯，郵費照加。如寄航空，亦可照辦。函購讀者。普通郵寄費免收，航空每冊加二千元。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有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六冊。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元
郵購寄費免收

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祁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卻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部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一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心傑構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
郵購免寄費

哈爾濱路二五八號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電話四〇五一二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